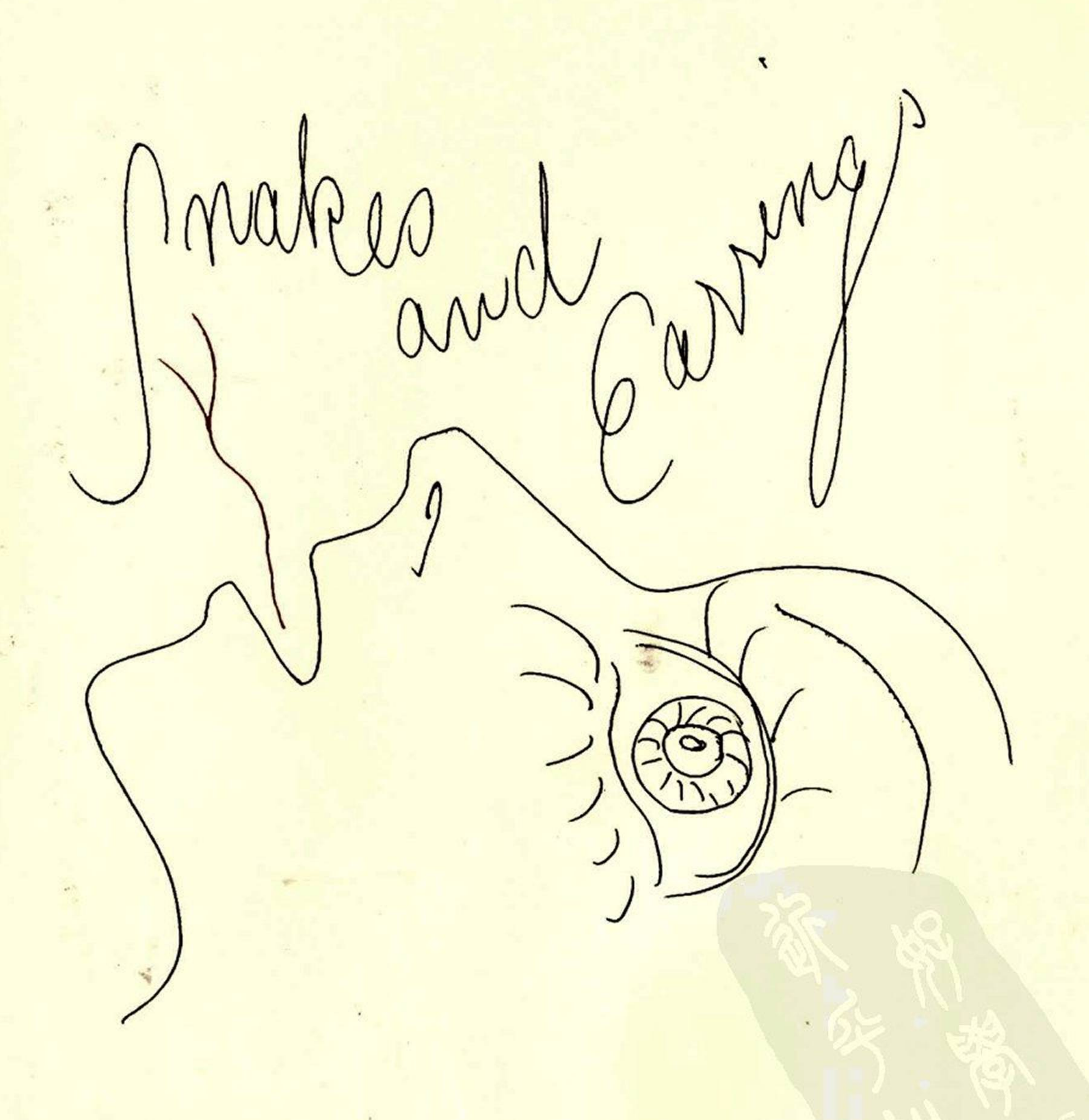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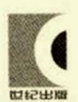
裂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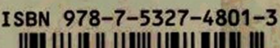
〔日〕金原瞳 著 秦 岚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裂
舌







定价：18.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裂舌

〔日〕金原瞳 著 秦 岚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裂舌/（日）金原瞳著；秦岚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4
ISBN 978-7-5327-4801-3

Ⅰ.裂… Ⅱ.①金…②秦…
Ⅲ.中篇小说—日本—现代 Ⅳ.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40162号

裂舌
蛇にピアス

［日］金原瞳 著
秦 岚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李建云
封面合成 吴建兴

图字：09—2009—190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75 插页5 字数40,000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4801-3/I·2682
定价：18.00元

“裂舌，你知道吗?”

“什么……哦，你是说给舌头分叉么?”

“对，对，就像蛇和蜥蜴的舌头。人的舌头，也可以变成那样的。”

他慢条斯理地把叼在嘴上的香烟取下来，伸出了舌头。他的舌头真的像蛇信子一样，舌尖裂成两半。见我看了又看，他就把右舌尖灵巧地翘上去，把香烟夹在了两叉舌头中间。

“……不得了!”

这就是我和裂舌的头一次相遇。

“你不想改造改造你的身体吗?”

面对蛇男的问话，我下意识地点了头。

做裂舌的主要是走火入魔的那类人，用他们的话说叫做“身体改造”。先给舌头挂上环，逐渐地把穿的洞扩大，留出的舌尖部分用牙线呀鱼线什么的系上，最后再用手术刀或者剃刀把那里割开，这样，裂舌的全过程就完成了。他给我讲述了裂舌的步骤，说大多数人都是按这个程序做，个别省略挂环程序，直接上手术刀切的也有。“那怎么行呢？咬断了舌头，不就得死么?”对于我的问题，蛇男轻描淡写地说：“用烙铁一烫就止血了，很简单啊，不过我自己是先上舌环的。”他说，上舌环是要花些时间，但是刀口比直接下刀的那种漂亮。我想象着血葫芦似的舌头用烙铁烙的情景，两条胳膊不觉紧出一层鸡皮疙瘩来。现在，我右耳朵上戴着0G耳环两个，左耳朵从下往上依次是0G、2G和4G的。耳环的尺寸是以gauge为单位来表示的，简称G。Gauge数越小环就越粗。最开始上耳环，一般是上16G到14G的，环粗大约一点

五毫米。0G往上是00G，环粗大约九点五毫米。再往上用分数表示，环粗超过一厘米。但是，坦率地说，超过了00，就该是像哪个民族的人，而再不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了。扩耳洞就够疼的了，无法想象在舌头上打孔、扩张会疼到什么程度。我原本只戴16G耳环，自从在俱乐部认识了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女孩绘理，因为羡慕她的00G，我才开始扩耳洞的。“帅呆了！”我这么一夸，绘理就说：“到了这一步，细的用不着了。”她就把从12到0的几十个耳环都给了我。从16到6的扩张我没觉得有什么难的，从4到2，再从2到0，可就让我饱尝扩张的滋味了。血从耳洞渗出来，耳垂红肿，两三天里火烧火燎地疼。到向0扩张，竟花了三个月的时间。绘理的原则是“不用扩张机”，我也继承了这条原则。就在我准备向00G迈进的时候，裂舌抓住了正沉溺于扩耳洞的我，是一个男人带着几分炫耀讲给我听的。

几天后，我和蛇男AMA来到了朋克风格的Desire。这个店位于闹市街尽头的地下。一走进店里，扑进眼里

的全都是放大的女人性器照片，翻垂之处钉着饰环。此外还有睾丸上钉饰环和刺青的照片，林林总总，都贴在墙上。往里走，也有普通的身体饰环和装饰物，连皮鞭和阴茎托也摆放在那里。让我说，这就是一家面向变态的店。AMA 喊了一声，柜台里面便伸出一个头来。是一个光头，锃亮的后脑勺上刺着一条圆形构图的龙。

“哎，AMA，好久不见！”

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朋克老兄。

“RUYI，这是店长 SHIBA 先生。啊，她，我女朋友。”

说实话，我并没有给 AMA 做女人的想法。我只默默地朝 SHIBA 先生点了点头。

“哦，是吗，给你抓到个蛮可爱的嘛。”

我略微有点紧张，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今天啊，想让你给她的舌头打个孔。”

“哦，小姑娘也戴舌环？”

SHIBA 先生像看稀罕物似的看着我。

“我不是小姑娘。”

“她说她也想裂舌呢。”

AMA 根本不听我讲什么，在那里坏笑着说。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在一家饰环店里听说性器之外最疼的是上舌环。把这件事托付给这位朋克老兄可以放心么？

“来来，小姐，让我看看舌头。”

我往柜台靠了靠，伸出舌头；SHIBA 先生轻轻地朝前探出身子。

“啊，挺薄的，不会怎么疼。”

这句话叫我松了一口气。

“可是啊，如果用烤肉作比，吃过烤肉的人都知道，除了牛百叶就是牛舌最嫩啦。”

我一直在想，在那么弹性十足的肉上面打洞，能行么？

“小姐，你真会选地方啊。嗯，和耳朵那些地方比更疼哦。是啊，毕竟是打洞嘛，哪能不疼呢……”

“SHIBA 先生，你别吓唬她。不要紧的，RUYI，我

不是已经做完了吗。"

"还吹呢，AMA，切开的时候，你没疼晕过去吗？算了算了，过来吧。"

SHIBA先生指着柜台深处，看着我微笑。我觉得这个人的笑容是歪斜的。SHIBA先生的脸上，眼皮、眉毛、嘴唇、鼻子、两腮，都挂着饰环。脸被武装成这个样子了，还看得出什么表情啊。而且，他的两只手手背覆盖着一层瘢痕疙瘩。我乍以为是烫伤，留神看了一眼之后，才发现那都是直径约为一厘米的圆。是为了考验忍耐力而烫的吧？简直是、简直是疯子！与这种人来往，AMA是第一个，而这个SHIBA先生呢，虽然没有裂舌，但是满脸的饰环，让人很难接近。我和AMA一起进了里面的房间，SHIBA指了指一张钢管椅，我坐了上去，环视着房间。这里有床，有我看不懂的器具，墙上当然还是很刺激的照片。

"这里也刺青么?"

"刺啊，我也是刺青师。这个呢，是别人给刺的。"

SHIBA先生说着指了指自己的光头。

“我就是在这儿刺的啊。”AMA说。

和AMA认识那天，关于身体改造的话题，我们聊得非常热烈，我被AMA带回了他的住处。AMA把他扩张舌孔和裂舌的过程拍了照片，我一张一张仔细地看了。AMA的舌孔扩张到00G，舌尖用手术刀切开的部分也就大概五毫米，可是血却流得惊人。然后，我们去了帮AMA把他裂舌的影像公布到网上的那个地下网站，那影像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多遍，看得AMA都傻眼了。为什么我会这么兴奋，我自己也搞不懂。那之后，我和AMA上了床。完事后，我一边敷衍着夸耀自己从左上臂到后背的龙刺青的AMA，一边想：等我做完裂舌，再去试试刺青。

“刺青，我也想试试呢。”

“真的？”

SHIBA先生和AMA同时叫起来。

“好啊，绝对会刺得特漂亮。刺青这东西，比起男人

来，女人刺绝对会更漂亮，特别是年轻女人，皮肤细呀，可以刺得很细致啊。”SHIBA 先生抚摩着我的上臂，这样说道。

“SHIBA 先生，舌环在先啊。”

SHIBA 先生“啊，这样啊”地应着，一边把手伸向铁架子，从一个塑料袋里取出了穿孔器。短枪型的，和我打耳洞时的一样。

“伸舌头。在什么地方打?”

我对着镜子伸出舌头，指住从舌尖往里两厘米左右的中心部位。SHIBA 先生手法熟练地用棉花擦了擦我的舌头，在我指的地方做了一个黑色的记号。

“把下巴放到桌子上。”

我伸着舌头，依照吩咐低下了身子。舌头下面垫上了毛巾，SHIBA 先生把舌环装入了穿孔器。我不由得使劲捅 SHIBA 先生的胳膊，一面摇脑袋。

“嗯？怎么了?”

“那环不是 12G 的么？一开始就上这么粗的么?”

“啊，是12的呀。舌环从16、18上的人还没有吧？别紧张，不要紧的。”

“我上14的，求你了。”

我使劲地求，本来反对的AMA和SHIBA先生就不再坚持了。可不，最初上耳环也都是从14或者16开始的嘛。SHIBA先生把14的环装入穿孔器，又一次确认道：“是这里吧？”我轻轻地点点头，攥紧了拳头。我的手已经是汗津津的了，湿乎乎的感觉好难受。SHIBA先生把穿孔器竖了起来，机口抵在毛巾上，慢慢地夹住了我的舌头，舌头底部触到了冰凉的金属。

“OK？”

SHIBA用柔和的声音问我，我眼珠上翻，轻轻点点头。“来了！”SHIBA先生小声说了一句，手指勾住了栓。就是那小小的一声，引得我在头脑里想象起SHIBA先生做爱时的情景。做爱的时候，他也会用这么小的声音发出射精信号吗？“喀嚓”一声响的同时，战栗传遍了全身。比高潮到来时更强烈得多的战栗，让我起了一身鸡

皮疙瘩。一阵短暂的痉挛。胃里使上了劲，同时不知为什么，阴道也使上了劲。就像快感达到顶点时一样，整个的阴部麻痹了。又是一声"喀嚓"，舌环脱离了穿孔器。恢复了自由的我，歪扭着脸把舌头收回到口中。

"让我看看。"

SHIBA 先生把我的脸扳转向他，自己先做出伸舌头的样子。我含着眼泪，把麻木的舌头伸了出来。

"嘿，成了！上得很正。位置也没的说。"

"真的呀，RUYI，太棒了！"

AMA 插话进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舌头。我的舌头麻酥酥的，说句话都嫌麻烦。

"是叫 RUYI 吧？RUYI，你真忍得住疼啊。人都说女人忍耐力强，就是你这种。有人在舌头啊性器这类黏膜上一打孔就晕过去呢。"

我点点头，只用表情做了"是吗"的回答。钝痛和剧痛交替袭击着我，间隔很短，可我不后悔来这里。开始我本来想自己打孔，听 AMA 的话还是对了。如果是自

己打的话，一定会中途变卦。我接过冰块给舌头降温，一点一点地，兴奋的情绪就平静下来了。情绪完全平稳后，我和AMA回到店中物色饰环。AMA看够了饰环，就去SM小物品柜台转。我看到SHIBA先生从里面房间出来了，就向柜台靠了过去。

"SHIBA先生，你是怎么看裂舌的呢？"

SHIBA先生"嗯"了一声，歪着脑袋停顿了一下。

"和上饰环与刺青不同，那是改变形体。我觉得想法挺有趣，自己倒不想做。因为我认为改变人的形体是赋予神的特权。"

SHIBA先生的话不知为什么很有说服力，我使劲地点了点头。我所知道的身体改造此刻全部浮现在脑海：缠足、用紧身胸衣矫正腰身，还有长颈族什么的。牙齿矫正也属于改造吧？

"那么SHIBA先生，如果你是神，你会造什么样的人？"

"不改变形体啊。但是会造傻乎乎的人。像鸡一样傻

乎乎的，想不起神的存在。”

我稍稍抬头看了看SHIBA先生，SHIBA先生淡淡地说着，眼睛在坏坏地笑着。“一个有意思的男人。”我心里这么想。

“下次你能把刺青图样给我看看么?”

SHIBA先生莞尔一笑，用温柔的眼神对我说“可以”。SHIBA先生的瞳仁是显得不自然的茶色，皮肤白皙，竟是和白人一样的浅色素人。

“高兴的话就打电话来，舌环的事、想问的事，只要有就打电话吧，什么时候都可以。”

SHIBA先生这么说着，在小店名片的背面写上手机号码，递到我手上。我接过来，微笑着说了声“谢谢”，看了一眼还在那边把鞭子拿在手里看来看去的AMA，把名片塞到了钱包里。

“啊，还没付钱呢。”我看到钱包想起了付钱，“多少钱?”

SHIBA先生说算了，一副没兴趣的样子。我把胳膊

肘拄在柜台上，手托着下巴观察起 SHIBA 先生来。SHIBA 先生坐在柜台里面的椅子上，有些烦躁似的躲避着我的视线，一直没看我的眼睛。

“啊，我一看到你这张脸，S 的血就不安分了。”

SHIBA 先生慢条斯理地说了这句话，眼睛仍然没有看我。

“因为我是 M。我散发出什么气味了么?”

SHIBA 先生站起身子，终于看我的眼睛了。他从柜台里面望着我，像是在看一条小狗，目光充满怜爱。SHIBA 先生合着我眼睛的高度弯下腰来，突然用他那纤细的手指抬起我的下巴，微笑着这样说道：“这个脖子，我想用毛衣针来刺。”

他一副眼看就要纵声大笑的表情。

“你说的是 Savage① 的 S 吧?”

“啊，的确。”

---

① 英文，野性的。

我还以为他会反问我什么意思，听他这么说，我有些吃惊，回望着他。

“我还以为你不懂。”

“我精通残忍的语言。”

SHIBA 先生说着吊起一侧的嘴角，难为情地笑了。在“他是疯子……”的感觉中，唯一无法否认的是想让这个男人蹂躏自己的欲望。我把胳膊放在柜台上，仰起下巴，SHIBA 先生来回摩挲起我的脖子来。

“干吗啊，SHIBA 先生？你别对别人的女人出手啊。”

把我们从意淫中唤回的是 AMA 傻呵呵的声音。

“嗯？我在研究她的皮肤啊，刺青的时候好做参考。”

听了 SHIBA 先生的话，AMA “噢”了一声，松缓了脸上的肌肉。我和 AMA 买了几个饰环，SHIBA 先生送我们出了店。

我渐渐习惯和 AMA 一起在外面行走了。AMA 左眉上穿着三个 4G 的针型环，下嘴唇也对应地有三个同样的环挂着。仅仅这些就够显眼的了，可他那紧身短背心里

又有青龙腾出，加上火红的头发侧面剃得短短的，活像一个粗大的莫希干帽子。在那家只放电子合成音乐的昏暗俱乐部里见到AMA时，说实话，我畏缩过。到那时为止，我只去过专门播放Hip-hop和翻唱歌曲的俱乐部，那也多半是陪朋友去的。在我看来，哪里的俱乐部都是一回事。那天，我和朋友出去玩，回来的路上，一个英语口音不纯正的黑人和我们打招呼，我们就由他带着去了那个俱乐部。我这才知道，虽说都叫俱乐部，可其中大有不同。包厢里一直放我没听过的曲子，我烦了，就到柜台上去喝酒，就在那里，跳着奇怪的舞步的AMA进入了我的视线。他在另类的客人中也是最打眼的。和我目光一碰上，AMA就大大咧咧地向我走来。我有些惊讶，没想到这类人也会泡妞。瞎聊了一会儿后，他的舌头迷住了我。是的，我对他那分成两股的细细的舌头着了迷。为什么会被那么强烈地吸引，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从这种无意义的所谓身体改造中，我到底想提炼出什么呢？

我用指头点了点自己的舌环。环在口中偶尔会碰到

牙齿，发出喀哒声。痛是还有一点痛，但麻痹基本上缓解了。

“RUYI，你已经向裂舌靠近一步啦，有啥感想啊?”

没想到 AMA 回过头来问了我这么一句话。

“我也说不清楚，但是心里特别高兴。”

“是吗，太好了。我就想跟你同感同受啊。”

AMA 这么说着，挺不讲究地笑了。也说不清楚是哪里不讲究，总之 AMA 一笑，那张脸就变成一张不讲究的脸了。也许是嘴一张开，下唇上挂着饰环的地方就向下垂的缘故吧。在我的印象中，像 AMA 这样的朋克青年就是吸了大麻就乱交的那一类，没想到好像也有不这样的。AMA 总是很温柔，说一些和自己形象不相符的话，不相符得离谱。回到房间后，AMA 给了我一个惊人的长吻，用他蛇信子舌头环绕着我的舌环舔着吮着，那令我体芯震动的疼痛给我如醉的快意。我和 AMA 做着爱，合上双眼想着 SHIBA 先生：“神的特权……多妙啊，我要让你成神!”喘息声在阴凉的空间回荡着。夏天，空调又不够

劲，我的身体明明汗湿湿的，可不知为什么，AMA 的房间却是如此阴凉。是因为家具净是钢铁制品的缘故么?

“要射了，行吗?”

AMA 痛苦的声音挺不讲究地在空中回荡。我稍稍睁开眼睛，轻轻点点头。AMA 刚一拔出来，就射到了我的阴部。不长记性……

“喂，不是说让你射到肚子上的么?”

“对不起，时间把握得……”

AMA 抱歉地说着，抽了纸巾过来。AMA 总是在我的性器上射精，我不喜欢，因为阴毛会被弄得浆直直的。我想在做爱的余韵中沉入梦乡，却每次都要因为 AMA 干的好事而不得不起来冲澡。

“要是不能射到我肚子上，那以后你就戴安全套吧。”

AMA 俯着身子，再一次道歉。我用纸巾轻轻擦了一下就站起身来。

“你、你去冲澡?”

AMA 的声音显得是那样无助，我不由自主地停住

了脚。

“嗯，冲冲。”

“一起冲好吗？”

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可是当看到AMA就那么一丝不挂地走过来，一副可怜相，立刻又觉得不值得了。

“这么窄的浴室，我不喜欢两个人一起冲。”

我取了浴巾，走进浴室锁上了门。对着洗脸池上方的镜子，我伸出了舌头。舌尖上挂着银色的小球。这是迈向裂舌的第一步。“一个月以内不要扩张”，这是SHIBA先生说的。路还远着呢。

从浴室出来，AMA默默地递过来一杯咖啡。

“谢谢。”

AMA听了笑了，盯着喝咖啡的我一眨不眨。

“RUYI，上床吧。”

我依着他的话，和他并排躺进被窝。AMA把脸埋在我胸脯上，含住我的乳头。AMA特别喜欢这样，做爱前做爱后都少不了这个节目。也许是“蛇信子”的关系，

AMA 的爱抚真是舒服无比。安心适意的 AMA 的脸实在是像一个婴儿，竟也唤起了我的一丝母性本能。我抚摩着 AMA 的身体，AMA 抬起上眼皮看着我，脸上浮起幸福的笑。我见了，也有了一点点幸福的感觉。这“朋克”倒蛮能给人抚慰。AMA 真是个难以琢磨的男人。

“啊？什么？真的？疼——死了吧？”

这是朋友真纪的反应。她死盯着我的舌头看，不住地叫着“疼死了吧”，脸也惊歪了。

“是怎么个心理变化呢？竟戴了舌环！RUYI，你不是讨厌朋克和原宿[1]系吗？”

真纪是我两年前在俱乐部里认识的一个爱说话的小姑娘，我们关系一直很好，总是一起玩，她很了解我的喜好。

“嗯——不是最近认识了一个朋克吗，是受了他的影

---

① 日本东京地名，另类青年常聚集于此。

响呢，还是……怎么说呢……”

“但是小姑娘上舌环还是少见呢。你上耳环就让我吃了一惊，现在又是舌环，RUYI，这样下去，你不是也要变成朋克了吗?”

我说我可不是小姑娘，可真纪根本不听我说话，继续这个那个地满口都是对朋克的批判。确实，和吊带裙、金色鬈发搭配，舌环可能显得不协调，但我想做的不是戴舌环，而是裂舌。

“真纪，文身，你怎么想?”

“文身？就是刺青？刺青很好啊，玫瑰呀蝴蝶呀，不是很可爱吗?”真纪笑眯眯地应道。

“不是刺那些，是龙啊、部族图腾啊、浮世绘什么的不可爱的东西。”

真纪的脸罩上了云雾，“啊”地大叫一声，凑近我责问：“你怎么啦?!”

“是那个新认识的朋克让你做的吗？你和他好上了？RUYI，要不是你被他洗脑了?”

洗脑？也许是这样。第一次看到AMA的裂舌时，我分明感到自己的价值观轰然坍塌了。什么东西如何变化的，我不知道，但就在那一瞬，我被他的那个舌头迷住了。迷是迷住了，可并不是说因此我自己也想去裂舌。我觉得我是为了弄清为什么我会如此热血沸腾的原因，才义无反顾地朝着裂舌冲过去的。

“真纪，要不你见见他？”

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在约定的地点见面了。

“啊，AMA。”

我摆着手，真纪循着我的视线睁圆了双眼。

“不会吧，真的是那个？”

“嗯，那个红毛猴。”

“不会吧？真的？我好害怕啊！”

AMA觉察到了真纪明显的畏缩，一脸愧疚地一步一步走到了我们跟前。

“这个……让你害怕了，对不起。”

AMA没有原由地向真纪道了歉，真纪很受用，她的

反应让我安下心来。我们在晚上的闹市街上绕来绕去，最终还是拣了一家就图它便宜的小酒馆进去了。

“我发现，和AMA君一起走路，谁都给让路唉！”

“是啊，和他一起走啊，没有人骚扰你，也没有人送给你广告纸巾哦。”

“这么说，我不是挺起作用吗？”

AMA和真纪很快就融洽起来。AMA炫耀自己的裂舌，真纪就说真带劲，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地热烈谈论起来。

“这么说，RUYI也要这么改造了？”

“说对喽。全套的都做。RUYI，眉环和唇环你也戴上啊，咱们戴全了啊。”

“不，我才不呢。我只想做裂舌和刺青。”

“对不起，请你不要把RUYI带到朋克的路上去好吗？我和RUYI已经结了一生小姑娘的女儿同盟。”

“我们没有结盟啊，我也不是小姑娘。”

“你就是小姑娘啊！”他们两个竟一齐冲着我叫道。

我们三个醉醺醺地歪出小酒馆，大呼小叫地往车站走。店铺全都关门了，常有“星探”出没的街上静悄悄的，聚集着一看就是小流氓或暴力分子模样的人。

正走着，其中的两个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像以往一样，他们上上下下地盯着 AMA 看。AMA 经常被一些没品的家伙缠上，说什么你瞪我了、你撞我了，尽找茬。可 AMA 总是嘿嘿地陪着笑说“对不起”。虽说是朋克样子，骨子里却不过一脓包。

“小妹妹，这小子，你男朋友?”

其中一个穿范思哲的男人向我走了过来，嘲弄地说。真纪躲到我们背后，连眼皮也不敢抬，AMA 也只是瞪着眼睛盯着，看来谁也指望不上了。我想不加理会地冲过去，那男人却不依，说着“他不是吧”，挡在了我面前。

“你是说我和他上床，你无法想象?”

那男人仍然面无表情，歪一歪脑袋，搂住了我的肩膀：“我是无法想象啊——”说着就轻浮地把手放到我连衣裙的胸口。“今天我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胸罩来着?”就

在我头脑里冒出这么个问题的瞬间，随着“铿”的一声响，正扒着我连衣裙往里看的男人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

我一时间闹不清发生了什么，迅速环视了一圈——那个男人躺在路边，AMA 两眼血红。哦，原来是 AMA 揍了那个男人。

“你他妈找死啊!”

那同伙大喊着扑向 AMA。AMA 也让那个家伙吃了一铁拳，之后又骑到还倒在地上的那个人身上，让他仰面朝天，往他的太阳穴擂了好多拳。黏稠的血流了出来。那人没有了知觉，动也不动一下。

“啊——”真纪看到血，惨叫起来。

“啊……”

我想起来了，AMA 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上今天也戴着他喜爱的银指箍。猛地意识到这就是钝重的声音的来源，我浑身渗出了冷汗。“铿……铿……”，骨头和银指箍碰撞的声音。

“AMA！住手!!”

AMA 一句也不回应，不知道听没听到我的话，只顾一下接一下地擂那个男人的太阳穴。吃了 AMA 一拳的另一个家伙爬起来，一瘸一拐地逃走了。不好！他会报警！我不由得失声喊起来：

"够了！住手哇!!"

我大喊着抓住了 AMA 的左肩，与此同时，AMA 的拳头落到了那个男人的脸上。我不由得闭上了眼睛。真纪一直在抽噎。

"AMA!!"

我怒吼起来。AMA 终于松了劲。看他像是回过神来了，我舒了一口气。没想到，映入眼中的却是在那个男人嘴里乱搅和的 AMA 的手指。

"你还干吗?! 你这个混蛋!!"

我去拽 AMA 的脑袋，拽他的紧身短背心。就在这时，我隐隐听到了警笛声。

"真纪，你跑啊，快点!"

真纪苍白着脸点点头："下次我们三个还、还一起

玩……啊。”说着摆了摆手。想不到真纪还真有耐力，醉成那个样子还能跑着离开现场。晃晃悠悠的AMA用空洞的眼睛盯着我。

“哎，你清醒点！AMA！有人报警了，快跑啊！”

我去捶AMA的肩膀，AMA像平时一样很不讲究地笑笑，终于拔腿跑起来。没想到AMA逃得这么快，我被他拉着跑还呼哧呼哧直喘。跑到一条小胡同里，我们停住了脚，我瘫坐在AMA身后的地上。

“你干了什——么呀！你这个混——蛋！”

我拼着力气说出来的这句话，使自己也惊异于它的无情。AMA挨着我蹲下来，伸出血葫芦似的右拳，展开了手指，掌心上是两个一厘米长的红色物体。我立刻明白了：是那个男人的牙齿。像是背上被人滴了一滴冷水似的感觉，令我全身能称作毛的毛都倒竖了起来。

“RUYI的仇，我给你报了。”

AMA说着脸上浮现出胜利者的笑容。最令人感到恐怖的是，那笑容是少年天真无邪的笑容。说什么仇……

又不是我被杀了。

“这玩意儿我不——要啊——”

AMA 抓过嚎叫着的我的手腕，把两颗牙轻巧地倒到我手心上。

“这也算是，我爱的信物。”

我惊呆了，张着嘴耸了耸肩。

“在日本，这种爱的信物行不通啊。”

我狂乱地抚弄着靠过来的 AMA 的头。

后来，我们俩慢慢地走到了公园，AMA 用自来水洗了背心和手，两个人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乘末班电车回了 AMA 家。一进屋，我立刻把 AMA 推进了浴室，又把无法丢弃、放进了化妆包的那两颗牙拿出来摆在手上观察起来，接着用厨房的水把牙上沾的血冲洗干净，放回了化妆包。说不定我惹上的是一个相当麻烦的男人。AMA 好像完全以为和我是在交往，我要是提出分手惹翻了他，说不定会被他杀了。AMA 从浴室里出来，挨着我坐下，用窥伺的眼睛看着我，见我不说话，就小声嘟囔

了一句“抱歉”。

“我控制不了自己。我觉得自己是个挺温厚的人，但是我是一旦想到‘杀了他’，就非杀了不可。”

这家伙是不是已经杀过人了？我不禁想。

“AMA，你已经是成人了，杀人是要服刑的啊，你懂么？”

“不，我还未成年[1]呢。”

AMA一脸认真地说，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我。我被这个AMA搞蒙了，我的担心显得傻里傻气的。

“你胡说八道吧？”

“真的嘛。”

“那我们见面那天你不是说你二十四岁么？”

“那是当时我猜你有这么大，才迎合着说的。我不愿意让你觉得我是一个毛头小子。啊，轻轻松松地讲出来了。还是应该严肃一点？对了，RUYI，你多大呀？”

---

① 日本人成年为二十周岁，成人节是一月十五日。

“你呀，开玩笑也该有个分寸啊。我也没成年。”

“什么?”

大叫一声，眼睛睁得圆圆的 AMA。

“真的？我怎么觉得特高兴呢。”

这么说着满面笑容地抱紧我的 AMA。

“就是说，咱们两个都‘少年老成’呗。”

我推开 AMA。说起来，我们两个几乎完全不了解对方。彼此的成长经历，还有年龄，也并不是刻意回避，只不过没有成为话题。结果，我们尽管知道了对方未成年，但还是没有趁机追问到底几岁。

“哎，AMA，你到底叫什么？天野①？素甘②?”

“什么素甘呀？我这个 AMA 呀，全称是 AMADEUSU，AMA 是姓，DEUSU 是名。DEUSU 听起来像宙斯，牛吧?”

“哼，不想说就算了。”

---

① 日本姓氏，读作 AMANO。
② 日语读作 suama，指用糯米粉、砂糖等原料做成的糕饼。

“我说的都是真的呀。RUYI 你呢?”

“你反正想我是路易十四的路易吧?实际上我是路易·威登的路易哦。”

“是吗。那你是一个高价女啊!”

我们后来说的也都是一些疯话。我们就那样一手拿着啤酒,一直聊到天色放亮。

第二天中午过后,我到 Desire 和 SHIBA 先生一起看刺青图样。图样各色各样,归类得整整齐齐,从那些人肯定会刺的浮世绘,到骷髅呀、初期的米老鼠等西洋图案,看得人头昏脑涨。SHIBA 先生画功之全面,佩服得我五体投地。

“你是想刺龙吗?”

“龙之页”有几十张,我正在仔仔细细研究,SHIBA 先生说着探过身子来看。

“嗯,非龙莫属啊。啊,这不是 AMA 那条龙么?”

“啊,是。形状略有不同,不过是这个设计。”

SHIBA 先生将身子靠到柜台上，斜下眼睛看着仍坐在椅子上翻图样的我。

“哎，AMA 不知道吧，你来这里？”

我抬起头，SHIBA 先生浮起薄笑，拿坏坏的眼神看我。

“不知道啊。”

我这么一说，SHIBA 先生换了认真一点的神色说，不要告诉他我给你手机号码的事。这句话让我明白 SHIBA 先生是了解 AMA 性情的人。

“哎，AMA 这个人……”

刚一开口，我又闭上了嘴。

有一瞬间，SHIBA 先生神情滑稽地抬头望着空气，然后，他盯着我，歪着头说：“你想知道他的事？”

“嗯——还是算了吧，也许不想知道。”

“噢。”SHIBA 先生不起劲地应了一声，就出了柜台出了店。十秒钟不到，门开了，SHIBA 先生回来了。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么？”

“来了尊贵的客人，所以关店喽。”

“噢。”我不起劲地应一声，又把目光落到图样上。之后，我们到里面那间屋子商量具体的设计方案。SHIBA 先生以惊人的速度画着美丽的画，让我这个没有一滴艺术血液的人只有羡慕的份儿。

“不过呢，说实话，我还拿不定主意。文身是跟一辈子的吧。既然刺了，我就想刺最灵的。”

我托着腮，用手指描摹着 SHIBA 先生刚刚画的龙。

“那是啊。虽说现在用激光可以脱色，可是彻底清除基本上不可能。不过我嘛，只要留出头发，这龙就可以隐蔽起来了。”说着，SHIBA 先生摸了摸锃亮的光头上的那条腾龙。

“你不只是头上这一处刺青吧?”

SHIBA 先生听了，马上说：“想看?”一脸的坏笑。我轻微地点点头，SHIBA 先生脱下了长袖 T 恤。SHIBA 先生的身体像一块画布，画满了色彩鲜亮的画；后背上有龙、野猪、鹿、蝶、牡丹、樱和松等。

“啊，猪鹿蝶啊。”

“对。因为我喜欢花纸牌[1]啊。”

“可是没有胡枝子和红叶啊。”

“就这么大个后背，刺不下了。”

哦，够随意的。就在SHIBA先生转向我的那一瞬间，一头动物闯入我眼中。

“这个，是麒麟？”

SHIBA先生右上臂上刺了一头独角兽，我的眼睛一下子钉在它上面。

“啊，你认识？这是我最喜欢的。是神圣的生物啊。不践生草，不食生物。应该说它是动物界的神啊。”

“麒麟是独角兽？”

“啊，它呀，是中国人想象的产物。中国人说麒麟有一只角，是包在肉里的。”

---

① 日本一种咏花比歌游戏纸牌。有松、梅、樱、紫藤、燕子花与菖蒲、牡丹、胡枝子、芒草与月、菊、红叶、柳与雨、桐等十二种花色各四张，共计四十八张。猪、鹿、蝶三张齐备为大牌，加上胡枝子和红叶，点数更大。

“我就刺这个。”

我看着他的胳膊嘟囔说。SHIBA 先生顿时沉默了，低下了头。

“刺这个的是日本最优秀的刺青师。我没有刺过麒麟。”

“那能不能请那位刺青师给我刺呢？”

“那个人，已经死了。”

我仰起脸，SHIBA 先生说着直视着我的眼睛，轻轻吐出一口气，像美国人似的耸了耸肩膀，开口讲道：“他抱着麒麟的图样自焚了。像芥川龙之介世界的氛围吧？大概是惹恼麒麟了，因为他把神圣的麒麟随便刺青。你要刺麒麟，说不定也要受到诅咒的。”

SHIBA 先生开玩笑似的说完，摸了摸自己臂膀上的麒麟。我无论如何也没法彻底死心，眼睛只会定定地盯着 SHIBA 先生的麒麟。

“而且，你知道吗，麒麟是鹿、牛、狼等好几种动物的集合体，光画它就够麻烦的。”

"我就要刺这个。SHIBA 先生，拜托你了。"

"……"

"求你了。哪怕你先画设计图试试也好啊。"

SHIBA 先生咂咂嘴，面露焦躁地看着我，随后小声嘟囔了一句："拿你没办法。"

"太好了！谢谢你，SHIBA 先生。"

"先画草图看看吧。背景什么的，有要求吗?"

我想了一会儿，又翻起刚才看的那本图样本来。

"要这个。我想要和 AMA 的龙组合在一起。"

SHIBA 先生盯着瞧了好一会儿龙图样，说："噢，是这样。"声音小得如同自言自语。

"刺麒麟我是第一次，做成一个组合是会轻松一些啊。很好啊，眼下就流行组合。"

"是啊。"我一笑。

"我想要和 AMA 的一样大小、整个刺在后背上的，要多少钱啊?"

SHIBA 先生"嗯——"地拉着长声，仰脸望着空气

说："干一次。"说完，斜睨着我。

"这样就抵销啦。"

我斜眼回看他，SHIBA 先生拿赤裸裸的 S 的坏眼神瞪着我：

"衣服脱了！"

我站起来。抹袖连衣裙贴在渗汗的身体上，拉开拉链，跑进来一些冷气。我把连衣裙脱到地上，SHIBA 先生向我的身体送来毫无兴趣的一瞥。

"你太瘦了，刺青之后要是发胖，皮一拉，可就难看了。"

胸罩和内裤脱下来，也是汗湿的。我脱掉小绊跟凉鞋，坐到床上。

"没问题，好几年了，我的体重都没变。"

SHIBA 先生把烟往烟灰缸里一掐，边解腰带边向床边靠过来。他在床边上停住脚，粗暴地单手把我按倒，手掌按住我的脖子，手指描着我的颈动脉，逐步使力。SHIBA 先生的细指头嵌进我的肉里。一直站在那里居高

临下看我的SHIBA先生的右手臂浮出了血管。我的身体因为缺氧，多处痉挛抽搐，喉咙发着嘶嘶的声音，面部扭曲起来。

“太棒了，你这一脸痛苦相！瞧这勃起得！”

SHIBA先生粗鲁地放开手，脱下了短裤和平脚裤。春夏秋冬里我最喜欢夏天做爱，也有喜欢这汗与氨混合的味道的缘故。SHIBA先生还是面无表情、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他狠狠揪住我的头发用力地拽，拽得我的下巴嘎哒嘎哒前后动。我感到自己开始湿了。什么地方都还没摸就湿了，真方便。

“哎，AMA怎么干你?”SHIBA先生说着直起身来。

“嗯? 最普通那种。怎么?”

“嗯。”

SHIBA先生“哼”了一声，一边点头一边把自己的皮带从短裤上抽出来，把我的手捆在了身后。

“你就不会得不到满足?”

“也没有。我是普通做法也一样上得来的那种。”

“什么？你说我是普通做法就上不了高潮那种？”

“你上得去么？”

“上不去。”

“你是性虐狂嘛。”

“不过我和男的也来得了。我想我是相当广的范围内都能行的那种。”

SHIBA先生笑着说。因着这句话，我想象起AMA和SHIBA先生做爱的场面。也许那会是意想不到的美。SHIBA先生用他的细胳膊把我猛地托起来放到地上，他自己坐在床边，右脚伸到了我眼前。我细细地吮起来，从大脚趾到小脚趾；我舔着他的脚，直到他哈哈大笑。因为手被倒束身后，我一直匍匐着，脖子感到酸痛。SHIBA先生又抓住我的头发往上拉。我想我的眼睛大概已经是虚恍的了。SHIBA先生的阴茎血管胀显。

“湿了吗？”

我轻轻点点头。SHIBA先生又抱我到床上坐下。我下意识地打开了腿。些许的紧张感包裹着我。以S为对

象的时候，我的身体总是在这样的瞬间僵硬，因为我不知道会怎么做。我从手腕到手心都出汗了，从肩膀到两臂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好在 SHIBA 先生没有用工具的迹象，我松下心来。SHIBA 先生伸进两个手指，抽插了几次就立刻拔出来了，然后像摸了什么脏东西似的，把湿滑的手指在我的大腿上擦抹了两下。看着 SHIBA 先生的表情，我又湿了。

“进来吧。”

我一说完，SHIBA 先生就把在我大腿上擦过的手指塞进我嘴里，在嘴里翻搅起来。

“味道很坏吗?”

我一点头，SHIBA 先生马上拔出手指插入阴道，之后又塞回我嘴里，在里面翻搅。AMA 在小流氓嘴里搅和的模样突然重现。

“难受吗?”

同样地，我一点头，SHIBA 先生马上拔出手指，把手放在我头上，粗暴地往床单上按。我的身体仅靠脸、

肩膀和膝盖支撑着，下半身直打颤。

“求求你了，快进来吧！”

“闭嘴！”

SHIBA 先生吐出这句话，揪着我的头发按到枕头上。SHIBA 先生抬高我的腰，向我的阴部吐了口唾沫，又用手指在里面翻搅了一阵后，终于插了进来。每一下都撞击到深处，我的喘息如哭声回荡。回过神来，我发现我真的流了眼泪。我在舒服的时候会立刻流眼泪。我知道自己正在滑向高潮。

“给我使劲哭！”

我的眼泪又被 SHIBA 先生的话引动了。我微弱地说了一声“到了”，腰就剧烈地抖动起来。高潮过后，满足感使我一动也动不了。SHIBA 先生嫌烦似的把我按倒，骑到上面，做激烈的活塞运动，他一会儿揪我头发，一会儿掐我脖子，欣赏了一阵我痛苦的表情后说：“来了。”这一声和拿着穿孔器时说的一样，短促、没有抑扬。一次迅猛的洞穿、抽出，在我的口中射精。这个结束，如

从地狱被解放，如从天国被放逐。SHIBA 先生立刻下床，用纸巾擦干阴茎，穿上了平脚裤。我接住他扔来的纸巾盒，对着镜子擦掉精液。眼泪竟已冲糊了脸上的妆。我们坐在床上，背靠着墙，望着空气呆呆地抽烟，说几句“把烟缸拿来”、“好热啊”之类有一搭无一搭的话，就这样无所事事地坐了好一会儿。终于，SHIBA 先生站起来转身拿轻蔑的眼神看着我说：

“你和 AMA 分手的话，就给我做女人吧。”

听了这话，我忍不住笑了：

“做 SHIBA 先生的女人，我会被杀了。”

SHIBA 表情没变，开口道：

“AMA 还不是一样？”

我霎时间失语了。

“交往的话，结婚为前提啊。”

SHIBA 先生说着把胸罩和内裤扔给了我。我一边穿内裤，一边试着想象了一下和 SHIBA 先生的婚姻生活。那一定是幸存者的一天又一天。穿上连衣裙，我下了床，

SHIBA 先生拉开刚从小冰箱里拿出来的听装咖啡递到我手上。

“你这么好啊。”

“因为你的指甲忒长了，我才帮你拉开的。”

我飞速地亲了一下这个一副死皮赖脸相的 SHIBA 先生，说了声“谢谢”。

这句与这间暗屋子极不相配的感谢话，就在空气中无着无落地飘着。

我们返回到店内，SHIBA 先生开了店门。

“这间店真是没什么客人来啊。”

“到这里的大部分人是来上饰环或者刺青的，所以基本上都提前预约。这种店，没有哪个家伙会突然造访吧?”

“还真是。”

我坐在柜台里面的椅子上，伸出了舌头。我用手指去摸舌环，已经不痛了。

“哎，上 12 可以了吧?”

“还不行，现在这个你得戴上一个月左右。所以，一

开始就应该上12才对……”

SHIBA先生不客气地说着，从外面朝柜台里望。

“图案设计好了，和我联系好么？”

“啊。你要和AMA一起来呀。你就说去看看饰环。那时候我会若无其事地给你们看设计图的。”

“电话，请在白天打，在AMA打工的时间打。”

“好好。”SHIBA先生应着又回去整理货架了。就在我伸手拿包准备回去的当儿，SHIBA先生回过头来。我不由自主地停下来，拿眼睛问他“怎么了”。

“我，也许是神子。”

SHIBA先生面无表情地说着超现实主义的台词。

“神子？怎么像是说锯子[①]呀？”

“说什么给人以生命，神绝对是性虐狂。”

“那马利亚是M了？”

“那还用说。”SHIBA先生嘟囔一句，又转向货架。

---

① 在日语中，神子的发音为kaminoko，锯子为nokogiri，有近似的部分。

我提包走出柜台。

“饭呢？不吃吗？”

“AMA 要回来了呀。”

“哦。那回头见。”

SHIBA 先生说着粗暴地摸我的头，我拿过 SHIBA 先生的右臂，抚摩麒麟。

“画一个超有型的给你。”

我以一个笑脸回应 SHIBA 先生这句话，轻轻地摆摆手，转身走了。走出店外，已经是太阳偏西的光景了，清爽的空气差一点哽住我的呼吸。我坐上电车，直奔 AMA 家。从车站到家是一条商店街，多数路人拖家带口，鼎沸人声令我反胃。一个小孩撞到我慢步走着的双腿，孩子妈妈看着我的脸，一副没事人似的表情，小孩仰头看到我就哭丧了脸。我咂着嘴逃也似的催动了脚步。我强烈希望我不要活在这样的世界！还希望在彻底黑暗的世界里燃烧自己！

回到 AMA 家，我立刻把衣服扔到洗衣机里转上了。

Desire 总飘着一种甘甜的香味，这香味一定也吸附在衣服上了。然后，我进浴室把全身仔仔细细地洗过。回到房间，我套上牛仔短裤，穿上 AMA 的 T 恤衫，快速地化了一层淡妆，吹干了头发，再把洗好的连衣裙晾到外面，就在终于可以喘一口气的时候，随着一声门响，AMA 回来了。

“你回来啦。”

“回来啦。”

AMA 满面含笑，我松了一口气。

“今天一整天都困得不行。”

AMA 一边伸懒腰一边说。那还用说，喝到早晨嘛。我这一天也是软绵绵的。早上送走 AMA，我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也睡不着，就给 SHIBA 先生打了电话。可以说这是按着我的意志走过来的、不存在一丝一毫意外性的一天。但是有一点，就是在今天这个日子，我额外地收获了麒麟。那麒麟附到我身体上的日子还那么遥远。假如 AMA 是阿玛丢斯，SHIBA 先生是神子，那我做一个普

通人也没关系。只是，我想待在太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做一个地底下的住客。听不到孩子的笑声和爱的小夜曲的地方就没有吗？

我们在小酒馆吃了晚饭，回到家后做了普普通通的爱，AMA 像昏死过去一样堕入了梦乡。我看着 AMA 的睡脸，喝着啤酒。和 SHIBA 先生做爱的事如果被 AMA 知道，他是不是会像揍那个脏男人似的把我揍扁呢？如果让我做出选择的话，比起阿玛丢斯，我还是愿意让神子杀死。可是，神子一定是不杀人的。从床上垂下来的 AMA 的手上，那个粗大的银指箍闪着光。为了分散注意力，我打开了电视。可电视里净是一些无聊的娱乐节目和乏味的纪录片，换了一圈台后我就关了电源。AMA 房间里的杂志都是男性时装杂志，电脑我又不会摆弄，咂咂嘴，我拿起了报纸。虽然都是一些唠叨熟了的体育新闻，好歹也算是我的信息来源。我在电视版面看了看深夜节目表，然后从后往前翻。能够理解的只有日本每天都有杀人事件发生、风俗业也不景气这类事情。突然，

一条小报道跳进了眼睛：《新宿街上一二十九岁暴力团员被打死》。这条标题让我联想到昨天那个男人。不……那个男人的岁数应该更大一些。如果那张脸是二十多岁的话，那不是说我和 AMA 与他一样老了么？大概是同样的事件在同一个新宿发生了。我吐了一口气，继续读报道："被害者被送到医院后死亡。凶手在逃。据目击者所言，凶手为二十几岁的男性，红头发，身高 175～180 厘米，体形消瘦。"我把报道与 AMA 做了比照，合上了报纸。可是，如果报纸上说的是 AMA 做下的那件事，目击者就是那男人的同伴的话，那么，被举出的凶手的特征首先不就应该是脸上的饰环和刺青么？我想不明白，不过 AMA 一定不会有事。我就这样生出了没根没据的自信。一定是一个和 AMA 差不多的男人杀了那个二十九岁的暴力团员。AMA 打的那个男人一定还活着呢。我让自己这样坚信。我抓起包跑出房间，飞奔到便利店。买了脱色剂和灰色染发剂，一回到房间，我就把呼呼睡得正香的 AMA 叫醒了。

“嗯？RUYI，怎、怎么了？”

我使劲地打口齿不清的 AMA 的头，让他坐到了镜子前。

“什么啊？怎么回事啊？”

“什么事？什么事也没有。我要给你换换头发的颜色。我一直就不喜欢你的头发，恶心的红毛。”

AMA 一脸闹不明白的样子，依我说的脱下了衣服，只剩下一条平脚裤在身上。

“一般来说，黑皮肤配红色显得很脏啊。AMA 你呀，太缺乏审美细胞了。”

我调拌着脱色剂，强烈的气味让我皱起了眉头，不知怎的，AMA 满脸漾起了笑容。

“RUYI，你真好。我一定好好培养培养眼光，RUYI 你也多帮忙啊。”

AMA 对此作了积极的解释。AMA 一定感到很幸福。我“好啊好啊”地听着应着，把脱色剂一点一点地涂到他头发上。事情并不会因为改变发色而有什么改变，但

我想，能改变的地方还是改变了的好。我把脱色剂分成两半用。涂第一遍，用电吹风吹干，红色就已经脱成了金色。但是以前我听美容师讲过，从红到与其大相径庭的灰等颜色，要特别注意，要仔细、彻底地脱色才好。把剩下的脱色剂调拌均匀，我又重复了一遍与刚才相同的程序，这一回 AMA 的头发变成了几近白色的金色。再用电吹风吹得干干的，在上面毫无疏漏地涂上灰色染发剂。AMA 像是困到了极点，一直迷迷糊糊的。虽然觉得 AMA 的样子实在是可怜，可转念一想，我这也是为了他好才做的呀。涂完染发剂，用保鲜膜缠好头，AMA 睁开没神的眼睛冲我笑了。

“RUYI，谢谢你啊。”

报纸是给他看好还是不给看好，我考虑过，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就去卫生间洗手了。

“灰色的会比以前帅一点吗?”

“以前我又没有说过你不帅啊。”

我说着从卫生间探出头，AMA 笑了。

“我呀，为了 RUYI 剃光头也行，衣服也可以配合 RUYI 穿小男孩风格的。如果你说让我做美白，我也干。”

“你可饶了我吧。”

其实 AMA 并不是不帅。眼神是有点凶，可我觉得应该说他属于帅气一类的。当然，我不把刺青和脸上的饰环算作帅不帅气的问题。假如不认识的时候在街上看到他，一定会觉得糟蹋了……可现在，我能明白 AMA 的心情。我现在也希望被人从外观判断。我在摸索，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那么我要找找看有没有把自己变成阴影的方法。

染发剂涂上十分钟后，AMA 开始抓耳挠腮了，问了好多次“还没好？还没完”。心情我不是不理解，可我是在为尽可能地脱红拼命努力呢。最后我还是坚持保留了三十多分钟。取下保鲜膜，我用手指当梳子把头发搞得乱乱的。

“这是干吗？”

“让它氧化。接触空气，颜色会深一些。”

检查完是否有染花的地方之后，我说了一声“好啦”，就把浴巾递了过去。AMA“哎——”地答应着，喜滋滋地进了浴室。到AMA出来为止，我一直在看那个报道。“不是AMA！”“不可能是AMA！”我自己这样说给自己听。又不是特别地喜欢AMA，为什么我现在会这样拼死维护他呢？我怎么想也想不出答案。

给出了浴室的AMA吹干头发，定好型，AMA对着镜子扑闪扑闪地眨着眼睛笑。

“别闪了，好恶心……”

我一嘟囔，AMA把腮帮鼓得圆圆的转过来看我。AMA的头发已经成了漂亮的灰色。是如假包换的灰，那个红毛形象无影无踪了。

“AMA，从明天开始给你加上穿长袖的义务。”

“为什么呀，不是还热着呢吗？”

“住嘴。总穿这种紧身背心，只能像个黑帮分子。”

AMA听了垂头丧气地答应了一声“好的”。刺青非常打眼。也许警察出于搜查的需要才没有公布刺青的事？

我有些神经兮兮了，又往深处想，又反过来想。我严厉告诫AMA：黑帮感觉的衣服不许穿、要留头发、在外面要低调。AMA对我的一脸凶相大惑不解，可还是说“遵命，保证做到”，而且使劲地拥抱了我。

“为了RUYI，这都是小事一桩啊。”

这么说着话、拖拉着我上床的AMA，怎么也看不出是杀人犯。不要紧，AMA永远是个傻呵呵的白痴男，永远会在我的身边笑。AMA在床上卷起我的吊带背心，吮住我的乳头。渐渐地，嘴巴松了力气，打起酣来。我放下吊带背心，关了灯，闭上了眼睛。我在黑暗中恳求。我恳求不要让AMA被抓走。是向谁恳求的我不知道，不过我甚至认为，哪怕那是神明也不要紧。我感觉到沉重的睡意一点点地吞噬了我。

第二天，我被叫去当很久没做的宴会招待员了。中午过后，电话铃声叫醒了我，说是人手不够，问我能不能去补一下缺。我一沉吟，经理就大方地说付我三万日

元。和 AMA 认识后就在用 AMA 的钱生活，我曾想再不去打工了，可是一想到挣来了钱喝好酒去，我就拖起了酸懒的身体。这宴会招待员的工作有登录制加上当日付酬等简便的好处，半年前我就开始做了。虽然只是在大饭店搞活动的宴会上倒一倒酒，但一场派对下来大概两小时能拿到一万日元。我的脸生得讨喜，这实在是太好了。

我迟到了一些时间，不过还是及时地在饭店的大厅与经理和其他女孩会合了。经理一见到我，就绽开笑容说："很好。"在更衣室里发了和服，我首先帮不会穿的女孩穿好。开始这个工作后，我看样学样地开始学穿和服，到如今，我的技术已经无懈可击。发给我的是红色调的鲜艳和服，我自己给自己穿上后，戴上了带来的茶色直假发。一头金发是不能做一流企业宴会的招待员的，而为此去染发我也不愿意，所以总是带假发来。我正在往高梳拢假发的时候，听到了经理的声音。

"中泽小姐……"

好久没有听人叫我的名字了，这让我记起我还有这么个名字。

“那个，耳环……”

经理一脸抱歉地说道。我低低地“啊”了一声就去摘耳环。真是差一点忘了。如果是普通的耳环，就不会被说什么，可到底是0G的，与和服不相称，况且也要拘着一流企业的面子。五只耳环都取下来装入了化妆包，那两颗牙齿在我眼前晃过。如果那个报道说的是AMA引发的事件的话，那么警察会不会发现那男的少了两颗牙齿呢？

“中泽小姐？”

又是经理的声音。我腻烦地说了声“什么”，转头看过去。惊异之色在经理的脸上铺展开来。

“中泽小姐，那也是环吗？”

我马上就明白他在说舌环。

“对啊。”

经理露出为难的表情，问我：“能摘下来吗？”

“啊，刚刚戴上的，我还不想摘。”

我这么一回答，经理头摇得更厉害了，“可是……嗯——”的，嘴里含混不清。

“没关系啊，又不需要大张嘴巴。”

我微微一笑凑近他，经理脸上的肌肉便放松了，小声说了一句：“拿你没办法啊！”这个经理好像很喜欢我，差不多所有的事情，只要我微微一笑，他就答应了，所以我几乎被这里所有的女孩子嫉妒。

一进入宴会大厅，我们就挥洒笑容，一手托着托盘，满场给客人倒啤酒倒葡萄酒。一切都与以往别无二致。这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冷餐会。转了一会儿，我和少数几个要好的招待员中的百合溜到休息室，一边假装整理空酒瓶一边喝啤酒，聊舌环的话题聊得特起劲。

“哎呀，吓我一跳，没想到在舌头上打洞！”

百合的反应和真纪差不多。

“是受男的影响吧？”

百合坏笑着竖起大拇指①。

“差不多吧。比起人来，我倒觉得更是被舌头迷住了。”

聊天从舌头进入了黄色区，正聊得热闹，经理来叫了，我们各自喝完最后一杯啤酒，喷了口气清新剂，返回宴会厅。

在两个小时的宴会期间，我从社会精英手里得到了十三张名片，宴会结束后，就和百合研究起名片来。

“这个不错呀，是个董事。”

百合一一尖叫着逐张品评社会精英。

“可是哪儿记得住脸啊，反正都是些老头，不是么?”

明确地说，我对西装裹身的精英不感兴趣，他们对我这样戴舌环的女子大概也不会感兴趣吧。扮成性情温和的日本女性的我，在无论哪里的宴会上都有许多男人递来名片，可实际上我给他们留下的印象都是装出来的，

① 日本人以大拇指表示男性，小指表示女性。

非天然。裂舌完成之后，这个活就做不了了。我对着镜子看舌头，特想加速扩张它。后来我们又到另外的饭店去做了同样的工作，晚上八点解散。我和百合一起去事务所领取报酬，又说好同走一段路。我手机响了，百合竖起大拇指挑起眉毛笑了。是 AMA 打来的。我本来想给他留张字条或者发一个短信的，结果完全忘了。

“喂？RUYI？你在哪儿？在干什么？”AMA 发出简直要哭出来的声音连珠炮似的问。

“啊，对不起。突然被叫去做宴会招待，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

“什么？RUYI，你去打工了？宴会招待？怎么回事？”

“你真烦，是登录制的零工嘛，不是什么不好的工作呀。”

面对 AMA 怒涛般的质问，我显得畏畏缩缩的，百合忍住笑看着我。与 AMA 约好车站见后，我挂了电话。百合笑出声来。

“怎么？是他？管得这么严？”

“啊，是一个像孩子似的家伙。会发疯的哦。”

“那不是很可爱吗？”百合这么说着，捅了捅我。“只是单纯的可爱就好了……”我犯着心思，叹了一口气。在车站和百合分手后，我踏上了回家的路。在电车里摇晃了二十分钟，到站了，我轻快地蹬上阶梯。AMA出现在检票口对面，我冲他摆手，AMA 绷着脸摆了摆手。

“我一回家，RUYI 不在，也没有留下一张字条什么的，我以为你走了，简直急死了。”

进了烤肉店，点上啤酒，AMA 一口气就说了这些话。

“不是挺好么，可以奢侈一顿。”

AMA 刨根挖底地问了工作的内容，知道没有什么不妥的事，才露出了平时的笑容。

AMA 一边说着“真想看 RUYI 穿和服的样子啊”，一边往我的小盘子里挤了柠檬汁。烤肉好吃、啤酒好喝，

实在是最理想的晚餐了。我最讨厌劳动，可是付出劳动之后的啤酒比平时好喝，只有这一点是劳动的救赎。兴头上的我夸奖 AMA 头发颜色好，连听他说没劲的笑话也少有地、捧场地笑了。没事了，AMA 的头发是灰色的，AMA 正幸福地笑着，没有一点令人不满的地方。

热。这该死的死热开始叫残暑的时候。从在 Desire 给看了麒麟那天到现在三个多星期了，SHIBA 先生终于打来了电话，说怎么也画不满意，奋战至今。他一股脑儿地说完了画设计图的辛苦之后，突然小声说："想早点给你看啊。"我的舌环也已经扩张到 12G。

第二天，我跟 AMA 说想看饰环，约他一起去了 Desire。到Desire 的时候，SHIBA 先生像就等着我们的样子，马上带我们到里面的屋子，从桌子上拿过一张纸。"太棒了！"AMA 大叫。我的眼睛也钉在了那张画上。我们的反应似乎使 SHIBA 先生很满足，他像孩子夸耀自己的玩具一样地嘟囔说："好吧。"

“就是它！给我刺上吧。”

我只看一眼就决定了。这样的麒麟住在我的背上，光是想一想我就兴奋得颤抖。仿佛要从纸面上腾空而起的龙和前足高高举起欲超越龙的麒麟，它们做我一生的伴侣再合适不过啦。

“好哇。”

SHIBA 先生一笑，回答说。AMA 高喊“好极了”，抓住我的手。这样精彩的刺青图样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马上确认了刺绘的位置和尺寸：从左肩内侧起到整个后背，比 AMA 的小一些，15×30 厘米左右。定在三天之后施行。

“手术的前一天不许沾酒。还有，尽可能早睡，因为要消耗体力。”

对 SHIBA 先生提出的注意事项，AMA 也“哎、哎”地点头。

“放心吧，有我照顾 RUYI 呢。”

AMA 说着抱住了 SHIBA 先生的肩膀。一脸愕然的

SHIBA 先生飞速看了我一眼，是做爱时那种冷冷的眼神。我向上翻着眼睛笑了，SHIBA 先生抿着嘴笑了。

AMA 提议一起去吃饭，SHIBA 先生提前打烊。三个人在街上一走，过路的人全给让路。

“哈，跟 SHIBA 先生一起走果然回头率百分百啊。”

“是你抢眼呐，打扮得跟一个黑帮似的。”

“你说什么？你还不是朋克吗？”

“还说呢，你们两个都够吓人的。”

“你看，黑帮、朋克和小姑娘，奇怪的组合！”AMA 说着，打量着我和 SHIBA 先生。

“都说我不是小姑娘啦！哎，我要喝啤酒，去小酒馆吧。”

我站到 AMA 和 SHIBA 先生中间，三个人并排在过往繁杂的闹市街上走。我们进了一间面向大众的便宜小酒馆，服务生把我们领到坐位上，别的客人瞥我们一眼就都悻悻地瞧别处去了。我们用啤酒干了杯，刺青的话题就升温了。从 AMA 的体验谈到 SHIBA 先生刚做刺青

师时的辛苦，到画那张麒麟倾注的热情，最后两个人干脆脱光了上半身，这里的刺法如何如何，那里的浓淡怎样怎样，指着点着说个不停。看着这样的两个人，我整个人都沉浸在愉悦之中。我发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SHIBA先生快乐的样子，这是和我单独在一起时决不曾展露的脸。S男人也会有笑容满面的时候啊。“穿上衣服！”“吵死啦！”我一边向他们发号施令，一边畅饮啤酒。了不起的设计图、快乐的晚宴、爽口的啤酒，我觉得只要有了这些，就会万事顺遂的。趁着AMA去上厕所的间隙，SHIBA先生探过身子来抚摩我的头。

“这个设计，你没话说吧？”

我回答完“那当然”，就和他微笑着对视。

“我漂漂亮亮地给你刺上。”

SHIBA先生说的话很有力度，我觉得和这个人相识真是太好了。

“在SHIBA先生手中，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吧？”

“我是神手？”

SHIBA 先生苦笑着说完，摊开放在桌子上的手。

“给你刺青的时候，对你动起杀心怎么办？”

SHIBA 先生转回冷冷的眼神，盯着自己的手。

“那不挺好么？杀就杀呗。”

我说着，一口气喝干了啤酒，同时瞥见 AMA 正往回走。

“我还是第一次这么想杀一个人。”

SHIBA 先生话音刚落，AMA 就挂着不讲究的笑回到桌边来了。

“厕所被吐得一塌糊涂，我都差点吐了。”

AMA 的话使气氛一下子转回原调。一个是为了我狂殴人的男人，一个是对我怀有强烈杀机的男人。也许有一天他们中的一个会杀了我吧？

两天后，AMA 把冰箱里的酒全部拿到厨房的橱柜里，上了锁链。我说：“我又不是酒鬼，你何必呢？”“你差不多就是酒鬼。”AMA 应着，把钥匙放进了口袋。

“我不在的时候你可不许到便利店去买酒喝啊。”

留下这句话，AMA 就打工去了。别瞧不起人……一天不喝酒有什么呀，这么想着，我轻轻捶了一下橱柜。可是那天晚上 AMA 快回来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想的就都是啤酒了。是啊，这一阵子不是每天没黑没白地都在喝酒么？只是早已成为习惯，自己没意识到罢了。再次体认到酒这东西还真是容易上瘾。AMA 一进屋，我就像吐积食一样冲他撒气。看着我这个样子，AMA 一副“到底耐不住了吧”的嘴脸哄我说：

“我就说嘛，RUYI 管不住自己，你总是泡在酒里。”

“啰嗦！我也不是非喝酒不行，我是一看到你的脸就气不打一处来。”

“好了，好了。我们不想酒，去吃饭，吃完饭就早早睡，明天有一场硬仗呢。”

要 AMA 哄，真觉得失态。我一边准备出门一边想。晚饭没有酒，吃的是牛肉盖饭。甜叽叽的牛肉盖饭让我更冒火，我把七香粉撒满每一粒米饭。AMA 像慈母看孩子一样看着我的这副样子。我腻烦 AMA 的目光，揪了他

好多次头发。

回到家里，AMA 不断地指示这指示那。才八点钟，AMA 就让我洗澡，洗完澡，就让我穿上他的运动衫，硬逼着我喝下他放了一大堆白糖的热牛奶，又把我拖上了床。

“怎么可能睡得着？你想昨天是几点睡的呀！”

“加油！睡吧，RUYI。我给你数小羊？”

谁也没有请他帮忙，AMA 就数起小羊来了。我没奈何，闭上眼睛。数到要过一百头的时候，AMA 突然沉默了，无声地紧紧地抱住了我。

“明天，我也一起去好吗？”

“说什么呢？你不是打工么，明天？”

听了我的话，AMA 趴在床上。

“不是我不信任 SHIBA 先生，可我担心，只有你们两个人不是？”

我叹了一口气。

“都说没事了。SHIBA 先生是专业刺青师不是？他不

是会做那种事的人。”

我口气强硬地这么说完，AMA 摆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嘟囔了声“知道了”。

“可是你要注意啊，真的，有时候那个人在想什么完全看不出来的。”

“像你这样浅显易懂的人倒是少见呢。”

AMA 听了怯怯地笑了。AMA 脱了我的衣服，让我趴在床上，无数次地抚摩我的后背，亲吻我的后背。

“明天就有龙在这里飞腾了。”

“还有麒麟呢。”

“RUYI 的皮肤白嫩，真是觉得可惜。不过刺了青，会更性感。”

AMA 一遍一遍地爱抚我的后背，从后面进入我的身体。和以前一样，他还是把精液射到了阴部，我也像以往一样起身去洗澡，一路嘟嘟囔囔地埋怨他。从浴室出来，AMA 又向我道歉，把我身体的各个部位都细细地按摩了。身体一轻松，意识就逐渐模糊起来，我感到睡意

已经爬到了睫毛上。明天去之前，我要戴上10G的舌环，朦胧中我打算着。

一到Desire，就看到门上已经挂着“CLOSED”的牌子。外面酷热，薄薄的连衣裙已经湿津津的了。店门没有锁，一推门，就和正在柜台中喝咖啡的SHIBA先生四目相对了。

“欢迎！”

SHIBA先生朗声说着朝我招手。进到里屋，就见桌子上摆放着那张设计图，SHIBA先生把一只黑色皮包放到桌上，徐徐打开。我不认识里面的东西，就看到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工具，有头上带好几根针的棒，还有墨什么的。

“昨天好好睡觉了吗？”

“被AMA逼着八点就进被窝了。”

SHIBA先生扑哧笑了，往床上铺了一张床单。

“衣服脱了，头朝橱柜躺下。”

SHIBA 先生一边从里面取出墨和刺针，一边看也不向我看一眼地吩咐道。我脱下连衣裙，解下胸罩，躺在床上。

“今天是刺轮廓。今天把形状全部搞定。如果形状有什么想变动，现在还可以改。有什么要改的地方吗？”

我支起上半身向 SHIBA 先生转过头去。

“只有一个请求。希望你别给我的龙和麒麟刺眼睛。”

一瞬间，SHIBA 先生的脸被惊愕占据了，他结结巴巴地开口说：

“你是说，不给它们刺上瞳仁？”

“对，别刺瞳仁好么？”

“为啥？”

“画龙点睛的故事知道么？就是龙一画上瞳仁就飞走了的那个故事。”

SHIBA 先生慢慢地点点头，翻着眼睛望了一会儿空气。随后，他转回头看着我说：

“原来如此。知道了，龙和麒麟都不刺瞳仁。但是这

样一来，颜面的构图就失衡了。为了以示强调，就在眼圈上加晕吧。这样可以吗？”

“这样 OK！谢谢你，SHIBA 先生！”

“你这个任性的女人！”SHIBA 先生说着坐到床边的椅子上摸了摸我的脸颊。SHIBA 先生用剃须刀刮去我从左肩到腰部的汗毛，用纱布消毒后，用描图纸把图描到了我背上。画面从左肩延展至整个背部，SHIBA 先生拿镜子照着给我看，问我可否。我“O——K”一出口，SHIBA 先生立刻在包里搜寻工具，拿出了一样带着把柄的粗圆珠笔似的东西。这大概就是刺青仪器了吧。

“哎，你看，我戴 10G 的了。”

我向 SHIBA 先生那面转过头，一伸舌头，SHIBA 先生露出了那天最灿烂的笑容。

“这边进展也不错嘛。可是你不能太急啊。舌头和耳朵不一样，一旦引发黏膜炎，就麻烦了。”

我噘着嘴“好好”地答应着，SHIBA 先生拿手指描着我的唇线，问我是不是很疼，我“嗯”地承认了，

SHIBA 先生又抚弄起我的头来。

“好了，来吧。”

SHIBA 先生把手移到我的背上。SHIBA 先生戴着橡胶手套，我感到有些凉。我使劲地一点头，刺痛立刻传遍整个后背。虽然这疼痛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强烈，可是每刺上一针，我的身体都会稍稍绷紧。

“针刺上去的时候吐气，拔出来的时候吸气。”

按着 SHIBA 先生的指导呼吸，我觉得稍微轻松了一点。

SHIBA 先生简直就像画画似的，嚓嚓嚓地刺着，刺了有两个小时，龙和麒麟的轮廓终于出来了。整个刺绘过程中，SHIBA 先生一直缄默不语。我偶尔转过头观察他，就见他额头上渗着汗，专心地一针接着一针刺。拔出最后一针，SHIBA 先生用毛巾擦干我的背，伸了个懒腰，嘎嘎扭了几下脖子。

“你真是不怕疼啊。第一次来刺的人一般都是疼啊疼啊地喊个不停，特吵得慌。”

“唔，我是不是感觉迟钝呢？”

“哪有的事，舒服的时候你叫得响着呢。”

SHIBA 先生点了一支烟，使劲地吸一口后就让我叼住了，之后又取出一支点燃，才自己抽起来。

“这么温柔？”

一开他玩笑，SHIBA 先生笑了，说：“第一口最好抽嘛。”

“瞎说，好抽的不是第二口么？”

SHIBA 先生什么也没回答，扑哧笑出了声。

“喂，想杀我了么？”

“啊。所以我拼命把心思集中到刺绘上了。”

我原地趴着伸手到烟缸上弹去了烟灰。烟灰松散，零零碎碎地跌到了烟缸里，一些细灰轻飘飘地落在烟缸外。

“喂，什么时候你不想活了，就让我来杀你吧。”

SHIBA 先生把手放到我后颈上。我微笑着点点头，SHIBA 先生闭着嘴笑了，问说：“奸尸也可以吗？”

"死后的事情了，怎么都行啊。"

我耸了耸肩。就像有"死无对证"这个词一样，对任何事都没法发表感想，还有什么比这更没意思呢？所以，我不理解重金购墓人的心情。我对没有了自己的意识的身体毫无兴趣。哪怕自己的尸体被狗给吃了，我也管不着。

"可是，我看不到你痛苦的脸还上得来劲吗？"

SHIBA 先生揪住我的头发向上提起，颈部的肌肉不能适应这过分的角度，突突地颤抖起来。我的脸一变形，SHIBA 先生就抓住我的下巴向上扳。

"想舔我吗？"

我下意识地点头。在 SHIBA 先生这里不会让你发表意见，他有绝对的威慑力。我抬起上半身，抓住了 SHIBA 先生的腰带。SHIBA 先生把手放到我脖子上。掐我脖子的手劲很大，我觉得自己会被掐死。可是，整个过程，SHIBA 先生可能出于保护我后背的考虑，一直是在后面做的。做完后，他也一直看着我的后背。

戴胸罩会很疼，就直接穿上了连衣裙。SHIBA 先生裸着上半身一直在看着我。我想扔掉擦精液的纸巾，正在看哪里有垃圾筒，突然听到一点细微的声音。SHIBA 先生好像也听到了，一脸惊异地转向店铺的方向。

“是客人？没锁门么？”

“忘锁了。但是关着的。”

SHIBA 先生刚说完的一瞬间，门开了。

“RUYI，我来了！”

“哦，正好刚结束。你没去打工？”

SHIBA 先生若无其事地答话。如果 AMA 再早来十分钟，那会怎么样呢？

“我说我便秘就走了。”

“就是说你的工作可以因为便秘早退？”我耸耸肩说。

“挨店长训了，不过总有办法。”

本想惹他不高兴才说的话，AMA 却笑眯眯地回答。我若无其事地把纸巾塞到了床单下面。AMA 看到我的刺青，大叫起来：“哇——太棒啦！”还不忘对 SHIBA 先生

说了感谢的话。

“不过 SHIBA 先生，你对 RUYI 没做什么非礼的事吧?”

“放心吧，我对瘦女人没欲望。”

听了 SHIBA 先生的话，AMA 露出了安心的神情。“咦?” AMA 发出傻乎乎的一声惊叫，怀着愧疚的我心头一惊，望向 AMA。SHIBA 先生可能也是同样的心情，只见他皱起眉头表示疑惑。

“龙和麒麟都没有眼睛啊?!”

我摸摸胸口，舒出一口气。

“是我拜托这样刺的。”

我像对 SHIBA 先生解释的那样作了说明，AMA 使劲点点头说原来如此。

“可是，我的龙有眼睛，不是没飞吗?”

我对准一脸痴呆相的 AMA 的头弹了一记，把连衣裙的带子拉到肩上。

“这段时间不能泡澡，洗淋浴也不能直接浇后背。还

有，用毛巾擦的时候，不能搓。再就是消毒之后要擦上点护肤霜。消毒一天两次左右。还有，不要让太阳晒。一周左右会结痂，抓可不行啊。完全脱痂和消肿之后下一步刺绘才能进行。暂定完全脱痂之后和我联系。”

SHIBA 先生说完，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好的！”没想到 AMA 和我异口同声地答应了。AMA 约他一道去吃饭，SHIBA 先生说这种不当不正的时间不想吃，干脆地回绝了，我们两个就走出了 Desire。回家的路上，我拼命地扭头看后背，只见龙和麒麟都从连衣裙里隐约透出要飞翔的影子。看到如此这般的我，AMA 的面部表情显得有些复杂。我拿眼睛问过去：“怎么了？”AMA 把视线从我身上移开，两个嘴角撇向下。对 AMA 的无言我用走快半步表示不满，AMA 没改变他那闹情绪的表情，上前抓住我的手，和我并排走。

“RUYI，为什么要穿连衣裙来呢？就穿着一条内裤让他给刺绘的吧？”

这无聊话让我不禁蹙起眉头，AMA 气鼓鼓地低下

头去。

“比起T恤衫，薄裙子会让我刺青后舒服些啊。”

AMA听了还是低头不语，拉着我的手猛地加了劲。站下来等绿灯的时候，他终于抬头看我了。

“窝囊吗，我?”

看着神情怯懦又这样问我的AMA，我心中涌起了近乎同情的一种情感。看着这样一心待你的人，我总感到无地自容。

“有点。”

AMA的脸在怯懦神情之上又浮现出不知所措的笑来，我报之以柔弱的微笑，AMA立刻热烈地抱紧了我，也不管就在闹市街头，过往行人都对我们行注目礼。

“窝囊的男人，你讨厌?”

“有点。”

AMA的手臂更用力了，我感到有些痛苦。

“对不起。我想你是知道的，我爱你，RUYI。”

AMA终于放开了我。他眼睛有些充血，像一个瘾君

子。我伸手去抚弄他的脑袋，他又憨笑了。我们又迈开脚步。那天，我一直喝到醉倒为止，AMA 出人意料地高高兴兴地一直照顾我。那件事已经过去近一个月了，AMA 依旧还在我身边。没事的，我说过没事的……我自己说给自己听。我戴上了舌环。刺青完成之后裂舌再完成了，那时候我会想些什么呢？我会主动地去改变过普通日子恐怕一辈子都不会变化的东西。这既可以理解为违背神的意志的行为，也可以理解为相信自我的选择。我一直是一无所有、无所用心、无怨无尤地活到今天的。我的未来也好，刺青也好，裂舌也好，也必将是没什么所谓意义的。

刺青经过四次刺绘，终告完成了，从设计构想开始历经了四个月。每次刺绘，SHIBA 先生都要抱我。最后一次刺绘完成后，SHIBA 先生竟破天荒地帮我把肚子上的精液擦干净了。SHIBA 先生慢慢地张口说："我不想做刺青师了。"说完，他呆呆地抬头望着空气。我没有理由阻止 SHIBA 先生，只能默默地点燃一支香烟。

“真想像 AMA 那样守着一个女人。”

“这和不做刺青师有关系么?”

“就是人生的又一次出发? 最高境界的麒麟刺完了，觉得没啥可留恋的了。”

SHIBA 先生揉搓着自己的脑袋，叹着气。

“还是不行啊。我这个人经常会考虑换工作，你别认真。”

SHIBA 先生上半身赤裸着，他手臂上的麒麟简直就像君临一方的王者，用锐利的目光瞪着我。

我的龙和麒麟结了最后一次痂，也脱完了最后一次痂，完完整整地为我拥有了。“拥有”真是一个好词。欲求颇多的我总是渴望即刻占有。可是所谓拥有又很可悲。得到了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是自己的东西，不再有得到之前的兴奋和欲求。渴求得发疯的衣服呀皮包的，一买到手，就成为自己的东西，就马上降为收藏中的一件，用过两三次就完了，一点都不珍贵了。结婚呢，也就是你拥有了一个人吧。事实上，即使不结婚，相处的日子

长了，男人也会变得蛮横。是“上了钩的鱼用不着鱼饵”的逻辑吧？但是，一旦得不到鱼食，鱼只有非死即逃两种选择。所谓拥有，竟然是这样的难缠。然而，人毕竟对人对物都想去占有。大概所有的人都兼具 M 和 S 的特性吧。在我背上腾跃的龙和麒麟已经无法和我分离了，我们之间的关系绝对不存在背叛和被背叛的可能。拿镜子照它们没有瞳仁的脸，我就很安心。它们没有眼睛，所以连飞走也不可能的。刺青前 10G 的舌环已经到了 6G。每次扩张带给我的疼痛都让我觉得不可能再扩了。扩张当天饭吃不香。扩张当天心情烦躁，脾气都发给 AMA。扩张当天我重新认识到自己以自我为中心、万分任性。扩张当天我甚至希望大家都死光。我的思考、我的价值观，基本上等同于猿猴。

窗外景色寒凉，外面是干燥的空气的气味。进入十二月后已经过去一个礼拜了。不用每天出门上班的自由职业者对星期几没感觉。刺青做完有一个多月了。从那

时开始，叫做活力的东西在我身上消失殆尽了。是因为冷么？每天每天，我盼望着时间快些走，也不是说第二天早晨一到什么问题就能解决了。说到底，也没出什么问题。可我就是没有活力。早晨起来，先送 AMA 出门，回屋再睡回笼觉；有时候也去打打工，去和 SHIBA 先生做做爱，和朋友出去玩玩，但是自己的每一次行动都摆脱不了叹息。晚上，AMA 回来后两个人就去吃饭，喝酒，吃些佐酒小吃，回到家再继续喝。我这是单纯的酒精中毒么？AMA 对打不起精神的我没有一点腻烦，而是担心不已，他不是勉为其难地做紧张的样子逗我，就是学机关枪对我喋喋不休地讲话，可到头来看到的还是我阴郁的脸，此时他就要急得突然哭起来，或者悲悲切切地诉说他的愤怒与伤心，或者艾艾怨怨地问“到底是为什么呀”。看到 AMA 的如此情状，我会生出给他一点安慰的小小愿望来，但是这小小的愿望总是被自我嫌恶之情碾碎。总之，我看不到一点光亮。我的头脑中，我的生活和未来，都是漆黑一团的。这些我早就知道。如今

我能够更加清晰地想象我惨死路旁的景象。问题是，现在的我没有对此付之一笑的力量。在和 AMA 相遇之前，我至少还想过，为了生计，我也可以豁出去到特殊浴池卖身什么的。可现在的我只知道睡醒了吃饭。现在说要去和一个臭老头睡觉，我会想到死了算了。到底是哪一种想法健康呢？一种是即使在特殊浴池卖身也要活下去，一种是在特殊浴池干活的话还不如死了的好。单从想法上来说，后者是健康的，可是要是真死了，还谈什么狗屁健康呀。那么还是前者健康了吧？说起来，人们都说性爱方面得到满足的女人皮肤光泽明艳。不健康也没什么不好嘛。

我的舌环扩张到 4G 了。那天，舌头渗血，没法吃饭，只喝了啤酒填肚子。AMA 说扩张的速度太快，可是我总觉得必须得赶紧。又不是被告知癌症到了晚期，可我就是觉得没有时间了。大概有时候人需要赶快活吧。

“RUYI，你想过去死吗？”

和平常一样，吃过晚饭回到家，拿啤酒干了杯后，

AMA 突然这样问我。我一嘟囔说“经常想”，AMA 就呆呆地盯着倒有啤酒的玻璃杯，叹了口气。

“即使是你自己，我也不许你动你这个身体。你想自杀，就让我来杀。我之外的任何人来左右你的生死，我都受不了。”

我想起了 SHIBA 先生。我被死的念头纠缠住的时候，拜托哪一个来杀我好呢？谁能够把我杀得艳光四射呢？明天去 Desire，我想。想到这，我觉得自己有一丝生的气力了。

目送 AMA 去打下午的工后，我就为去见 SHIBA 先生而化起妆来。我正想着化完妆就给 SHIBA 先生打电话，手机就震天价响了。是读到了我的心么？是 SHIBA 先生打来的。

“喂？”

“啊，是我。这会儿方便吗？”

“嗯。今天我正想去 SHIBA 先生那里呢。有什么事么？”

“啊，这个，是AMA的事。”

“……什么事?”

“那家伙七月份没惹什么事吧?”

听了SHIBA先生的话，我觉得心口憋闷，一下接一下殴打那个男人的AMA的身影浮现在脑际。

“不知道……怎么这么问?”

“刚才警察来了，让把刺青的客人名单给他们看，又特别问了刺龙的客人。他们是不是在调查AMA我不知道，我的名单只记生客，AMA不在上面，所以，即使调查的是AMA，也暴露不了。”

“……不是AMA的事，AMA一直都是和我在一起的。”

“是啊。抱歉。因为他们说是红头发的。不是吗，他以前不是红头发吗？所以我担心是他。”

“是吗……”我小声嘟哝了一句，再深深地吸进一口气。心跳震动着全身。拿手机的手也微微哆嗦着。怎么办？干脆跟SHIBA先生说了？说了的话，肯定能轻松点，

也可以听听 SHIBA 先生的意见。可是，到底能不能说？SHIBA 先生听了我的话，会去对 AMA 说吧？AMA 要是知道我看了报纸会怎样呢？会去自首吗？还是会逃走？每天待在 AMA 身边，又是这样一个浅显易懂的 AMA，可是我对他的行动却一点都无法预测。是啊，我以前又没有过和有杀人嫌疑的人有牵连的经历。得知自己可能杀了人的时候，人会想些什么呢？想自己的将来？想最爱的人？想过去的生活？一定是各种想法涌现脑际吧？可是这些我怎么会知道呢？我既看不到未来，那东西有没有我也不知道。什么爱的人也没有。每天泡在酒里，什么生活不生活的，也不太懂。我只清楚一点，那就是我在我现在的生活中是一直和 AMA 在一起的，渐渐地我把 AMA 看得重要了。

“RUYI，你别往心里去，我不过是想到了就打一个电话问问而已。今天，你来吗？”

好半天听不到我说话，SHIBA 先生就这样宽慰我说，声音里带着关切。

"啊，嗯。谢谢。今天，还是算了。下次再去吧。"

"……不能来吗？想说话，和你。"

"那……有心情了我再去。"

挂断电话，我在屋子里来回走，胡思乱想。烦躁得要命，就喝了酒。我打开和AMA说好一起喝的日本酒，嘴对瓶口直接喝。这日本酒出乎意料地好喝，一整瓶就汩汩汩地流入我身体里了，能感觉到空空如也的胃渐渐积满了水。四合[①]瓶的喝干一瓶之后，我把化了一半的妆补完，提起包出了门。

"你好。"

"……怎么了你，这么苍白？"

扭头朝向门这边的SHIBA先生一看到我，就皱起眉头，一脸的惊讶。

"太劳神了？"

我对苦笑着问我的SHIBA先生也报以苦笑。走到柜

---

① 日本容积单位，一升的十分之一。一升约合一点八公升。

台前，收银机边上燃着的香一下子冲进鼻子，我险些吐了。

“不是开玩笑，你不对劲啊。”

“怎么不对劲啊?”

“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不是大约两周前么?”

“你从那时候到现在，瘦了几公斤?”

“不知道。AMA 那里没有体重计。”

“你瘦得有点吓人了，脸色也不好，酒气熏天。”

我在货柜前照见了自己。真的，玻璃照出的我简直就是一只大蚊。好难看……连我自己也这么想。活得没劲还会出现这些症状啊。是啊，最近除了酒就没喝别的，吃的也只是下酒小吃而已。最后一次像样地吃饭是什么时候呢? 不知怎的，我突然觉得好笑，就抽动肩膀笑起来。

“是 AMA 没给你饭吃吗?”

“AMA 总叫我吃啊吃的，烦着呢，可是我只要喝酒

就够了啊。”

“你要是这样，还没等自杀，就先饿死了。”

“自杀？我不。”

我说着走过 SHIBA 先生身边，进了里屋。

“我去买点东西来。你想吃什么？”

“那就买点啤酒吧。”

“啤酒冰箱里有。别的要什么？”

“SHIBA 先生，你杀过人吗？”

SHIBA 先生“刷”地看了我一眼。SHIBA 先生的眼神十分锐利，我觉得刺得我全身都痛了。

“这个嘛……”

SHIBA 先生动了一下嘴唇，抚摩起我的头来。我不知道为了什么而伤心，眼泪滚了出来。

“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我的声音因为不断流出的泪而颤抖着。

“很舒服。”

仿佛是在回答别人问泡澡是什么感觉的 SHIBA 先

生。是我问的人不对吧……我一边后悔流眼泪，一边轻轻地说了声“是么”。

“脱衣服吧。”

“你不是去买东西么?”

“看见你流眼泪我就勃起了。”

我脱了衣服，只穿着内裤向SHIBA先生伸出了手。SHIBA先生罕见地穿了一件白衬衫，下面是一条灰色裤子。SHIBA先生一解开腰带，就把我抱到床上放倒。回应他居高临下的冷冷目光的是我的下半身。我不是巴甫洛夫的狗……SHIBA先生用手指和阴茎往我所有肉里戳，每次都戳得我痛苦呻吟。每次做爱，接触我的SHIBA先生手指的力道都在增强。这就是SHIBA先生爱的证明吗?就这样下去的话，指不定什么时候会被他弄死。

“你和我结婚吧?”

做完爱，我仍然躺在床上，SHIBA先生坐在我身边，点燃香烟问道。

“你说想和我说话，就是这个么?”

“啊，是呀。AMA 不是你能驾驭得了的人，你也不是 AMA 能够驾驭得了的，总之不协调，你们两个之间。”

“所以你就让我嫁给你？”

“不，也不是。啊，和那没关系，反正是想结婚吧。”

SHIBA 先生用这种冷淡的说法谈了一件怪事，说反正想结个婚……这真是够暧昧的求婚。SHIBA 先生也不等我回话，就下床去穿了衣服，从桌里拿出了一个什么东西。

“给你做了一个戒指。”

SHIBA 先生说着递给我一个粗大的银戒指。是一个从指根到指甲中部的指箍，有点让人……完全的朋克风格。东西做得挺细致，关节处还能随着手指的动作弯曲自如。我把它戴在了右手的食指上。

“你做的？”

“啊。业余爱好，有时也做做这种东西。不过可能离你的品位太远。”

“不会，你太厉害了！不过粗犷了点啊。”

我这么说着笑了，SHIBA 先生也跟着苦笑了。我说声谢谢，亲了 SHIBA 先生。SHIBA 先生的表情显得有些腻烦，他说了声去买东西就出了屋。我回想起 SHIBA 先生的话。“不协调”是指什么呢？说到底，关系协调的人与人存在吗？有气无力之中，我考虑起结婚的可能性。没有现实的意味。现在我头脑中思考的事情、我眼睛里看到的情景、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的香烟，完全没有现实的意味。我感到我好像待在别的什么地方，又从某个地方看着自己的样子。什么也不可信。什么也感觉不到。我能够实实在在感到自己活着这一事实，只有在感觉疼痛的时候。

SHIBA 先生提着便利店的塑料袋回来了。

“来，吃吧，稍微吃一点总可以吧？”

说着，SHIBA 先生把猪排饭和牛肉饭摆在我眼前。

“想吃哪个？”

“我不要啊。我喝啤酒行么？”

没等 SHIBA 先生回答，我就站起了身。我从冰箱里

拿出啤酒来，坐在桌子旁边的钢管椅上闷头喝起来。SHIBA 先生看着我，好像想说难以置信。

“这个样子的你我也觉得很好。等你拿定了主意，就跟我结婚吧。”

“好——的。”我很有精神地答应一声，把酒喝干了。

天黑前我上路回家。外面冷风吹得紧。我到底能够活到哪一天呢？感觉好像不会很久。回到家后，我把舌环换到了 2G。使劲往里一按，血水就出来了。痛得我眼泪直流。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在做这种事情呢？等 AMA 一回来，就马上跟他大吵一通吧。被疼痛搞得烦躁难耐的我，一口气喝干了一听啤酒。

那天 AMA 没有回来。出了什么事情是肯定的。同居以来，AMA 不回家的事一次都没有过。在有我等待的屋子里，AMA 一定回来。他规矩到了异常的程度。打工延时要晚归也一定来电话，对，没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事。给他手机打电话，一声没响就进入了录音状态。我睁着眼睛迎来了早晨，出了两个黑眼圈。怎么办？到底怎么

办才好？AMA 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他一个人到哪里、做什么去了呢？AMA 现在在想什么呢？好像有什么在静悄悄地结束，我有这种预感。

“AMA!”

在没有 AMA 的房间里，我悲惨的声音在回荡着。舌环已经戴 2G 了，你快点笑、快点跳啊。你快说又向裂舌靠近一步了呀。你笑给我看啊。我一个人偷偷把日本酒喝光了，你一脸惊讶地跟我生气呀！

我停止了胡思乱想，我让自己振奋起来，我直冲出屋去。

“‘寻人请求’亲属之外的人也可以提出么?”

“啊，可以的。”

警察没有热情的态度让我烦躁。

“啊，提出的时候带照片来。”

我没有应声就出了派出所。我噌噌噌地走着，往哪里走自己也不知道。我猛地停住了脚步。啊……我心中生出又一个不安来。

“我，AMA 的名字，我不知道啊！”

我一小声说出来，马上就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名字不知道，就是说我无法提出“寻人请求”。我仰起脸，又迈开了腿。

SHIBA 先生似乎惊异于我一副要拼命的样子，盯着我想要说什么。

“AMA 叫什么名字？”

“啊？什么？怎么突然问这个？”

“AMA 没有回来。我要提出‘寻人请求’。”

“什么？你说名字？你不知道他名字？”

“我不知道呀！”

“你们不是在一起生活吗？”

“我们是在一起生活呀！”

我说着眼里噙满了泪水。

“你先别哭。一般总见过名牌和信之类的吧。”

SHIBA 先生可能是被我的眼泪雷到了，盯着我说道，一副眼前发生了大事件的表情。

“AMA 没挂什么名牌，信箱里也总是塞满了广告，从来就没开过呀！”

“你是说，昨天他是正常去工作的对吧？然后昨天晚上没回来对吧？”

“是啊，昨天去打工就没回来啊！”

“不就才一天吗，你干吗急成这样啊。没事，一天不回家你用不着这么慌张，AMA 又不是孩子喽。”

SHIBA 先生抓不住重点的话更让我起急。

“AMA 自从和我一起生活以来，一次都没有擅自住在外面过啊！他是打工延长三十分钟都要打电话给我的男人呀！”

SHIBA 先生不说话了，视线停在柜台上。“那也不能说明……”SHIBA 先生嘟囔着抬起头望着我。为什么我会这样不安，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啊，SHIBA 先生说得对，不过是一天不回家，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可是，我认为非找 AMA 不可。如果要摊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了。

"AMA 也许杀了人了。"

"那个——是警察说的那个暴力团员?"

"是我不好。那天如果我不理那个男的，AMA 也不会打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会死啊。看到报纸的时候，我还没想到会是 AMA 打的那个男人，还猜一定是别人呢。怎么能是 AMA 的事……"

SHIBA 先生抓住我的手，握紧了。

"如果提出'寻人请求'的话，AMA 也许会被抓住啊。如果 AMA 是知道犯事了在逃的话，我们就这样装作不知道，装到底，AMA 也许还能够逃掉。"

"……我担心 AMA 呀。不知道他在哪里、在干什么、在想什么我受不了。AMA、AMA 他不可能想一个人逃跑。真要逃跑的话，他绝对会对我有所交代，一定会带着我一起逃。"

"……明白了。走。"

SHIBA 先生关了店，我们去了警察局。SHIBA 先生很老道地提出了"寻人请求"，并递上了一张 AMA 赤裸

着上半身拍的照片。

“原来你还有他照片啊。”

“嗯？啊，给他刺青的时候拍龙，两个人得意忘形乘兴多拍的。”

“雨田和则先生，对吧？”

警察一边看申请书一边确认道。我这才知道了 AMA 的名字，哪里是叫阿玛丢斯啊。如果再能见到 AMA，就从这儿开始“追究”他。一想到这，眼泪涌了出来。我无法止住泪水，有些慌乱。我应该是冷静的，可是泪腺好像出了故障，泪如决堤。

“你不要紧吧？”

SHIBA 先生摸了摸我的头，可我仍然止不住泪水，低着头走到警察局门口，坐在供等候用的椅子上哭了起来。为什么？为什么你一下子就消失了啊！我弯着身子低着头抽抽搭搭。过了一会儿，办完手续的 SHIBA 先生回来了。我视线模糊，泪水不断地涌出，擦也擦不尽。我用大衣袖子一下一下地抹眼泪，感觉回到了孩提时代。

我们坐出租车回到了AMA家。

“AMA?”

我站在玄关喊，可是没人回答。SHIBA先生从后面抚弄我的头，帮我擦去重又流出的我的泪水。进了房间，我跌坐在地板上哭起来。SHIBA先生坐在床上，像在观察似的望着仍在抽抽搭搭哭个不停的我。

“这是为——什么呀!”

我大叫着捶着地板。食指上戴着的、SHIBA先生送给我的指箍撞在地板上发出钝响。这声音又惹得我哭瘫在那里。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你把我扔下啊？眼泪止了，愤怒顶上来。我咬牙切齿，颌骨痛了起来。“咔!”口中发出一个不祥的声音。用舌头去寻找，发现是一颗蛀掉的臼齿碎裂了。我把残齿嚼碎，咽了下去。变成我的血肉吧！万物，也变成我的血肉吧！万物，融化在我身体之中吧！AMA，你要是也融化在我身体之中就好了。你要是进入我的身体里来爱我就好了。如果你会在我面前消失，你变成我就好了。那样，我就不会茹饮这孤独了。

你说过我很重要的呀。AMA，你为什么把我一个人丢下呢？为什么？为——什么?!

刺耳的哭声在房间的角角落落跳舞。我打开和 AMA 共用的首饰盒，拿出饰环。昨天刚上了 2G，毕竟不可能轻易就套得进去，所以我选择了四角形环，是意味着飞越的 0G，一直看着我的 SHIBA 先生变了脸色。

“你！那是 0G 吧？昨天不还是 4G 吗！”

我没有回头，对着镜子取下了 2G 舌环。一插入新环，正中间插入处顿起锥刺般的疼痛。我一下子把环按到底，SHIBA 先生伸手过来时，环已经挂牢了。

“你干什么！”

SHIBA 先生掰开我的嘴，皱着眉头往里看。

“伸舌头！”

我照他说的做了，血沿着舌面滴到了地上。泪，也滴到了地上。

“摘环！”

我摇头，SHIBA 先生满脸的沮丧。

“不是说过不要急于扩张吗?”

SHIBA 先生拥抱着我。被 SHIBA 先生拥抱还是第一次。我不知所措，咽下了不断涌出来的血。

“我扩张到 00，就切开。”

我含含混混的话语像 AMA 的笑脸那样不讲究。

“知道了，我知道了，啊。”

一回神，发现眼泪停了。AMA 要是看到我的 0G 会说什么呢? 他肯定会说“太棒了”，会冲我笑的。“就要成功啦!”他肯定会这么说。他肯定会为我高兴的。

我喝啤酒。我一个劲地哭。我等着 AMA 回来。SHIBA 先生一直看着我，什么也不说。夜又来了。寒凉的房间。我颤抖着。SHIBA 先生默默地打开暖气，给僵坐着的我盖上了毯子。舌头的血也止了。眼泪断断续续地流。我一会儿伤心，一会儿愤怒，感情波动着。七点了。这是 AMA 平常换班回家的时间。我每隔十秒抬头看一次钟，无数次地打开手机。给 AMA 的手机打过好几个电话，但仍然立刻切换到录音状态。

“哎，AMA 打工的店你知道么?”

“啊? 你不知道吗?”

SHIBA 先生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是啊，我们彼此什么也不了解。

“不知道。”

“二手服装店。你们真是，真是互相什么都不知道啊。这么说，你还没有和店里联系?”

“嗯。”

SHIBA 先生打开手机，刷刷地检索后送到耳朵上听。“啊，是我。是想问 AMA 的事。……啊，旷工啊。昨天呢? ……啊。也没有回家呀。……还不知道。……啊，有了消息就和你们联系。”

光听 SHIBA 先生的话，我就知道没有得到任何线索。SHIBA 先生挂断电话，叹了口气。

“说是昨天正常上班下班了，今天旷工。打电话也不接，正火大呢。AMA 在我一个熟人的店里打工，是我硬拜托人家收他的。”

AMA 的事情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一直认为只要知道我眼中所看到的 AMA 就够了。可是现在，对 AMA 的一无所知这一点成了我的大问题。为什么我连他的名字、家庭成员都没有问一问呢？

“AMA 没有家人么？”

“不太清楚。不过我猜大概是单亲。印象中他好像说过他父亲的事。”

我嘟囔了一句“是吗”，又哭起来。

“去吃点什么吧？我肚子饿了。”

SHIBA 先生的这句话引得我再次哭出声来。好久了都是这样。我习惯性光喝啤酒裹腹，AMA 总是叫着“肚子饿了、肚子饿了”，硬是拉我到外面去。

“我，就待在这里，SHIBA 先生快去快回啊。”

SHIBA 先生没有回话，到厨房打开了冰箱。“怎么都是酒啊？”就在 SHIBA 先生埋怨完拿出盐渍鱿鱼的当儿，他的手机响了。

“哎，你手机响了。”

我的声音好大，把我自己也吓了一跳。心脏跳得让人难受，我按着胸口，抓起电话扔给了 SHIBA 先生。

“喂？是。哎，是。是……是。知道了。马上就去。”

SHIBA 先生挂断电话，用力抓住我的肩膀，瞪着我说：

“在横须贺①发现了一具尸体。是不是 AMA 还不知道，说是身上有刺青龙。让去遗体安置所确认。”

“……这样啊。”

是的，AMA 死了。在遗体安置所看到的 AMA 已经不是人了，而成了一具两具……这样叫的尸体了。AMA 这个人已经没有了。看了现场拍的照片，我险些晕过去。AMA 的胸口被刀还是什么割成了网眼状，被烟烫伤的痕迹无数。手指甲脚趾甲全被掀掉了。AMA 一丝不挂，阴茎上插着线香似的东西。短短的头发被揪掉好多处，凝着渗血。怎么说呢，他是受尽了折磨之后被杀的。自己

① 日本神奈川县南东部的城市，位于三浦半岛东岸，东京湾入口处。

曾经视为所有物的一个人被别人如此折磨之后残杀！这种绝望，是我迄今为止的人生中第一次体验到的。AMA的尸体要送去解剖，还要被进一步切割。我麻痹的头脑连愤怒都容纳不了了！记得我对AMA说的最后一句话大概是“你去吧”。那是我背对着他，一边想着要去SHIBA先生那儿玩一边说的。SHIBA先生多少次搀扶几乎倒下去的我，他在遗体安置所给了膝盖以下瘫软的我以支撑。是啊，我的未来果然看不见一线光亮。

“你坚强点！”

“不可能。”

“你吃点饭！”

“不可能。”

“你睡一会儿！”

“不可能。”

AMA被发现以来，我就住到SHIBA先生那儿接受他照顾。有多少次，我和SHIBA先生就进行这样的对话。SHIBA先生总是咂着嘴说：“这叫什么对话呀……”验尸

结果，死因是脖子被掐导致的窒息死亡。通过各种反应如何云云，判明身体上所有的伤都是在活着的时候受的。哈？有本事倒是赶快抓住凶手啊。比起 AMA 是怎么被杀死的，我更想知道凶手是谁啊！线索什么的不是有很多么？我怎么也接受不了。AMA 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我想过一定是那个暴力团员的同伙干的，可是看到尸体就觉得不对了。暴力团会烧烟疤、往阴茎里插线香，留下可供追踪的证据么？杀也杀了，我希望把尸体沉入东京湾。我不想看那样的尸体。没有找到的话，我本来可以永远相信 AMA 还活着的。是，AMA 是杀了那个暴力团员。可现在找到的凶手都已经是尸体了，还有什么意义呢？AMA 引发的那起事件，现如今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被害者、加害者都死了。

我去了 AMA 的葬礼。AMA 的父亲看上去是一个好人，对于我顶着与丧服不搭调的满头金发，他没有一个不满表情地接受了。在火葬场掀开棺中脸的部分时，我没能往里面看。我不想说再见。我希望自己认为在遗体

安置所看到的 AMA 还活着，躺在棺材里面的是一个别人。除了逃避现实之外，我还能怎么样？我这样痛苦不堪，或许说明我一直是爱着 AMA 的？

“什么时候能抓住凶手？”

“这个，我们也正在全力搜查。”

“……什么？你是说我在逼你啰？”

葬礼结束后，我去质问警察。

“RUYI，别这样。”

SHIBA 先生制止了我。凶手都还没有抓到，来参加什么葬礼？我实在按捺不住心头怒火。

“干吗？你的意思是说我逼你们了？你们这群家伙有这权利吗？还是说什么，觉得我说去抓凶手很可笑？你们就是因为 AMA 杀过人，就偷懒不破案！你们都给我去死！你们都死了吧！死了就万事大吉了！”

“冷静点，RUYI！你语无伦次啦。”

我当场崩溃，号啕大哭。“开什么玩笑，死去呀，混蛋！”我词汇的贫乏此时暴露了出来。真寒碜！连我自己

也知道。有多寒碜呐，我！

AMA 死后五天过去了，凶手还没有抓到。我待在 Desire。除被 SHIBA 先生拉着去了一趟医院外，一直没有外出。SHIBA 先生看不下去了，叫我跟他一起照看这间店。SHIBA 先生多少次心血来潮想和我做爱，可是掐住脖子我也没有痛苦的表情，只好放弃了。脖子被掐住的时候，比痛苦感更先想到的是“快点杀了我吧”。如果我把这句话说出口，SHIBA 先生大概会杀了我吧。但是我没叫他杀我。是嫌用嘴把话说出来费劲，还是对这个世界仍有留恋，或者是希望认为 AMA 还活着，我也不知道。只是，我还活着。我活过没有了 AMA 的、无聊的一天又一天。我活过不能让 SHIBA 先生睡的、无聊的一天又一天。而且，我现在连下酒小吃也不要吃了。半年前称的时候还有四十二公斤的体重变成了三十四公斤。吃东西再排泄，真是一件麻烦事，可能的话我不想做。可是只喝酒的我也排便。据说这叫宿便。“肠子里面总是有粪便滞留啊。”我被带去的那家医院的医生这么说的。那

医生还用平稳的语调告诉我说："这样瘦下去会死的哦。"医生劝我住院，SHIBA 先生拒绝了。守着一个不能睡的女人，SHIBA 先生到底是怎么打算的呢？

"RUYI，把那个货架子整理整理。"

我应声就按 SHIBA 先生说的去做了，把刚刚贴好价签的饰环袋归置到一起，拿到货架上。SHIBA 先生从刚才起就在打扫店里的所有地方。他是想要焕然一新吧。可不是嘛，今年所剩没几天了。天气越来越冷，圣诞节的相关活动也接近了尾声。他是在进行岁末大扫除吧。

"哎，SHIBA 先生。"

"你呀，差不多该把那个'先生'拿掉叫我了吧？"

SHIBA 先生觉得和我是在交往吗？

"我的名字叫柴田木月。"

SHIBA 先生公寓的名牌上写着，我早就知道了。

"'木月'像女人的名字吧？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叫我 SHIBA。"

"那我叫你什么好呢？"

“叫木月吧。”

像这样普通情侣之间应该有的对话，我和 AMA 之间却没有过。也许正因为这样，才留下那么多的遗憾事。多说一些平平常常的话就好了，比如有关家庭的、过去、名字、岁数什么的。是啊，葬礼那天我才知道的，知道 AMA 十八岁。我是他死后才知道自己有生以来头一回和一个年龄比自己小的男人交往的。我十九岁，比 AMA 大一岁。这种事，本该是相识那天就要聊到的啊。

“木月。”

很难叫出口。想归想，还是决定这样叫了。

“什么?”

“这个架子满了，装不下了。”

“啊，你看着处理吧，挂到旁边的架子上也行，硬塞进去也行。”

我把饰环袋硬塞了进去。尽管相当勉强，袋子排列得还挺整齐。看着这些饰环，AMA 浮现脑际。从那时到现在，舌头的疼痛虽然已经消失，可我却没有了继续扩

张的愿望。在没有人夸赞的今天，我的舌环就不再有意义了么？也许就像 AMA 说过的那样，我是想和 AMA 同感同受才立志裂舌的。再扩张一次，就是 AMA 可以开刀的 00G。我一直盼着到了 00G 就切开舌尖。只差一步之遥了，我那无法抑止的激情却死灭了。在 AMA 和激情都死灭了的今天，这舌环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回到柜台前的钢管椅上坐下来，呆望着虚空。我什么也不想做。对做什么事、对因此而有什么变动这一点，现在的我都不关心。

“RUYI，你的名字可以告诉我吗？”

“想知道？”

“想知道才问的嘛。”

“我的 RUYI 是路易·威登的……”

“我问你真名呢。”

“……中泽 RUYI。”

“RUYI 是你的真名啊。RUYI，你有家人吗？有父母吗？”

“我总被人家看成孤儿，其实我有父也有母啊。现在他们应该是住在埼玉吧。”

“是吗？没想到。什么时候得去拜访拜访啊。”

为什么我总是被看成孤儿呢？明明父母健在，和家里的关系也没有什么不融洽。SHIBA 先生正快活地掸扫着货架。我看着这样一个 SHIBA 先生，过了一天。

第二天，我没有去 Desire。我去了警察局。早晨警察打来电话，说发现了几个新情况。SHIBA 先生必须去店里，我就去了。我格外认真地化了妆，穿上 AMA 喜欢的连衣裙，因为天气冷，外面还加上一件开衫和大衣。

“烧烟疤的香烟全部是薄荷香型万宝路。唾液的鉴定也在进行。还有，插入阴部的是从美国进口的 Ecstasy 线香，麝香香型。”

我弄清这些又能怎么样？愤怒再次煽旺了我的怒火。AMA、我、SHIBA 先生、真纪，大家都抽薄荷香型万宝路。查出了香烟牌子，有什么好高兴的？

“香什么的不是到处都卖么？”

“啊，也是。不过，仅限于关东地区[1]。另外，今天还有事想问中泽小姐。”

看得出刑警脸上掠过一瞬间的紧张。

“雨田先生是否有过双性恋倾向？”

我愤怒到了极点。刑警的询问并非出于恶意，这我是十二分的清楚，可我还是想用SHIBA先生送的食指上的指箍把这位刑警的脸打烂。

“难道你是说AMA被强奸了吗?!”

“……验尸的时候发现的……”

我“呼”地吐出一口气，开始搜寻记忆。AMA的性行为一直非常单调，完全没有一点异常之处，也差不多每天都和我做爱。他的单调甚至令我不满，他绝对没那回事。说AMA被哪个男人强奸了，想一想都作呕。

“他没有那种倾向，我敢断言，他绝对不可能有那种嗜好。”

---

① 按日本行政区划，指东京都、神奈川县、埼玉县、群马县、枥木县、茨城县、千叶县的统称。

我一路拿轻蔑的目光瞪着擦肩而过的警察，走出了警察局。为了告诉 SHIBA 先生毫无收获，我朝 Desire 走去。说什么 AMA 被强奸了，我想都不愿想。说到底，AMA 要做也是做豹子，而不是猫。AMA 不可能有那种爱好的。

我打开 Desire 的门，冲在柜台里吸烟的 SHIBA 先生有气无力地笑了一笑。我没打算跟 SHIBA 先生说 AMA 被强奸的事。给 AMA 抹黑的记忆留在我一个人头脑里就够了。

“毫无收获。”

SHIBA 先生像是学我的样子，也有气无力地笑了一笑，小声说了句“是吗”。AMA 死了之后，SHIBA 先生对我变得温柔了。尽管还像过去一样措辞粗暴，但是能够从越来越多的表情和行动的细微之处感受到他的体贴和温柔。SHIBA 先生把我带到里屋，看着我上床躺下了之后才返回店里。我在床上躺了一会儿，觉得不喝点酒难以入睡，就起身打开了冰箱。我打开廉价的红葡萄酒，

对着瓶嘴喝起来。久违了的食欲露出了头，我把冰箱里的面包掰下一块，吃了一口。酵母菌的气味搞得我差点吐出来。我放回面包，使劲地关上冰箱门，一手拿着葡萄酒坐在桌旁的椅子上。我从包里拿出化妆包，望着那AMA给我的、AMA所谓的爱的信物的牙齿。我把它们放在手心上，让它们骨碌骨碌地滚动。没有了AMA的今天，这两个爱的信物又意味着什么呢？我这样做，究竟是在求索什么呢？自从AMA去了我够不到的地方后，我开始常看这两颗牙齿了。每次把它们装进化妆包的时候，都会产生一种接近于绝望的心情。什么时候，当看这两颗牙齿的习惯消失了，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忘记AMA了呢？我把牙齿收入了化妆包。就在这时，一样东西跃入我眼帘：写字桌半拉开的抽屉露出一个细长纸袋。一瞬间，我预想到了最可怕的结局。我拿在手中的是Ecstasy的麝香香型！我站了起来。

"我去买东西。"

SHIBA先生一脸惊讶，问我去哪儿，我没有回头看

他，就冲出了店。目标直指ASIAN杂货店，是奔过去的。

我气喘吁吁地回到Desire，SHIBA先生带着担心的神情抚弄着我的头说：

“RUYI，去哪儿了呀，让我担心。”

“香，我去买香了。我不喜欢麝香。”

我从写字桌拿来麝香线香，全部放在一起，连着袋子对折后扔进了垃圾筒。

“买来椰子香型的了。”

我点燃一支椰香线香，插到香台上。

“出什么事了吗，RUYI?”

“没有，什么事也没出。对了，木月，你把头发留起来吧，我呀，喜欢长头发。”

SHIBA先生听了我的话，笑了。如果是以前，他一定会说“闭嘴”，然后用冷冷的眼睛瞪我吧。

“这样啊，那偶尔也留长了试试吧。”

那天，我和SHIBA先生一起回家，还吃了一点饭。虽然不太舒服，但SHIBA先生显得特别高兴，所以我没

吐掉。上了床以后，我一直陪到 SHIBA 先生睡着。在寂静的空气中，我一直在脑中重复令人反胃的猜测。SHIBA 先生在侵犯 AMA 的同时掐他脖子的场面反复出现。我做了各种想象，想象 AMA 当时可能是笑着的，想象 SHIBA 先生是哭着的……假设杀手是 SHIBA 先生，可以肯定的是，当时 SHIBA 先生掐在 AMA 脖子上的力道比掐我的时候更大。SHIBA 先生睡熟了，我到客厅里喝啤酒，又盯着 AMA 爱的信物看。在玄关侧面的置物架上，我找到了铁锤。我把两颗牙齿用塑料袋和毛巾包上，用铁锤把它们砸碎了。一下接一下的钝响震动着我的心。砸成粉末后，我把它们含在嘴里，就着啤酒喝了进去。口中是啤酒的味道。AMA 爱的信物融化到我的身体中，变成了我。

第二天，我们去 Desire 上班，两个人一起开了店门。我吃了 SHIBA 先生买来的面包，虽然只是一点点，但 SHIBA 先生看着我的神情显得很满足。

“哎，木月，有件事拜托你。”

“什么事?”

我脱下连衣裙，躺在床上。

“真的可以吗?”

我没有说话，用力点一点头。SHIBA 先生拿起了那部仪器。是的，是用那个像圆珠笔似的仪器给我后背上的龙和麒麟刺瞳仁。我的龙和麒麟就要有眼睛了，就要有生命了。SHIBA 先生说了一声“来了”，与此同时，我的后背绽开了久违的疼痛。刺青的时候，那时候的我，究竟是为了什么要刺青呢? 现在，我可以充满自信地说：这刺青是有意义的。我要为了让自己拥有生命，给我的龙和麒麟刺上眼睛。对，我要与龙和麒麟一起，拥有生命。

“会不会飞走呢?”

SHIBA 先生一边在我背上刺针一边说道。

“可能要飞走的吧。”

我吃吃地笑着偷看了一眼 SHIBA 先生。SHIBA 先生

大概不会再侵犯我了，但是一定会珍惜我的。没事的。哪怕杀死 AMA 的就是 SHIBA 先生，哪怕侵犯 AMA 的就是 SHIBA 先生。没事的。龙和麒麟正睁大了眼睛，透过镜子盯着我瞧呢。

我一个人在打烊前回了家。回到家，我摘下舌环，试着把舌尖剩下的肉用牙线紧紧地绑住了。一打结，钝痛传遍全身。剩下就五毫米了，我想就这样切开算了，但还是拿起眉剪，剪断了牙线。牙线弹开，疼痛立刻缓解了。这就是我一直在求索的么？这个难看的大洞，就是我一直在求索的么？我拿镜子照舌头上的这个洞，看见肉的切面沾了唾液，闪闪发亮。

第二天早晨，在明媚的阳光中，我睁开了眼睛。嗓子好干。没奈何，我起身奔厨房。冰箱里冰好的水我直接拿过瓶子就喝起来。水流过了我舌头上的孔。简直像在我身体里开了一条河似的，凉凉的水，朝“我”这个身体的下游流淌过去。

SHIBA 先生慢慢腾腾地坐起来，不可思议地看着面对镜子的我，搓了搓眼睛。

“干吗呢？”

“我的身体里有了一条河。”

“是吗？哎，我呀，做了个怪梦。”

“什么怪梦？”

“以前啊我有一个挺要好的哥们儿，是搞街舞的，约好我和他一起去玩。我呢，迟到了很久。那个哥们儿就和他的伙伴把愤怒用歌唱出来了。我被他们五六个人围着唱，是说唱风格的‘愤怒之歌’。”

我一边看着在被子里磨磨蹭蹭不肯出来的 SHIBA 先生，一边想着，如果扩张到 00G，小河会流得更湍急么？阳光太耀眼，我稍稍地眯起了眼睛。